仁山集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仁山集

(一)

金履祥撰

本館據金華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仁山先生金文安公文集目次

卷一

序

通鑑前編序

通鑑前編後序

尙書表注序

送三蘇君序

紫岩于先生詩集序

玉華葉氏譜序

文

祭北山先生文

再奠北山先生文

祭魯齋先生文

又率諸生祭魯齋先生文

奉焚黃告魯齋文
告魯齋先生謚文
祭何南坡文
奠王敬岩文
祭王立齋先生文
縣學立純孝公祠子孫奉安祝文
同汪功父祭康保則
祭葉養志祖母文

論

論虞氏譜系及宗堯論
三監論
郊鯀論
殷人立弟辯
西伯戡黎辯
微子不奔周辯

伯益辯
卷二
講義
復其見天地之心
孟子性命章解義
四岳舉鯀治水帝用之戒曰欽哉
命鯀子禹治水玄圭告其成功
帝命禹敍洪範九疇
太康尸位黎民咸貳
王隨先生滅寒氏能帥禹與夏道
伊尹既復政將告歸乃陳戒于王
文王演易于羑里
魯侯弟潰弒其君幽公而自立是爲魏公（昭王壬寅十四年）
自衛巫監謗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後三年乃相與畔襲王王出奔于彘（厲王己未三十七年）
周衰自宣王始

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許穆侯卒于師楚屈完來盟于
師盟于召陵
王使宰孔致胙于齊桓公下拜登受
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
晉侯侵曹晉侯伐衞楚人救衞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
師敗績
孔子如蔡
九鼎震威烈王二十有三年
議
文廟祭議
爲師弔服加麻議
卷三
傳
深衣小傳
外傳

從曾祖曰九府君小傳
書
答葉敬之書
說
答趙知縣百里千乘說
自號次農說
行狀
亡兄桐陽仲子與瞻甫行狀
跋
書浮屠可立薺蔔齋記後
魯齋先生文集目後題
題潘默成君子三戒文磨鏡帖後
書鄭北山帖後代魯齋先王
辭
和蘇仝華歸去來辭以送之

箴
越州箴上浙帥王敬岩
銘
篆銘經籍
篆老母扇
銘扇
周平之印銘
書行父弟所得銅爵臺硯銘
贊
紀顏自贊
潘默成先生文集敍贊
操
廣箕子操
卷四
詩

壽北山何先生
壽魯齋王先生七十
鄭北山之元孫扁其樓王適莊爲書北山之英四字求跋爲作詩
送金簿解官歸天台五首
遊三峯山紀事
遠遊篇壽立齋
題釣臺
龍井
題城南塔院
登嚴州北高峯
輓北山子何子三首
九月初永嘉蘇太古同遊金華洞夜宿鹿田寺用杜陵山館詩韻以贈
苦熱和徐山甫韻
和王希夷廬陵觀梅
唐丈命玉澗僧畫金華三洞爲圖幛壽唐母玉澗有詩約和韻

代張起岩和清塘詩
奉和魯齋先生涵古齋詩二首
和王妙虛道士
裝解卷魯齋先生置酒出詩就坐占和
代簡汪名卿
和陳復之韻
奉復魯齋先生上蔡書院圖詩二首
賀王希夷兄生子
都下會晤姚學林作詩奉勉
後數日姚學林言別用前韻奉送
三月十六日爲某初度十九日又趙寅仲誕辰時俱在歲寒王先生皆爲之設湯餅寅仲欲往三衢
　雷雨大作諸兄留行置酒爲壽作詩以賀
王子可欲壽趙寅仲思誠出賁閶閩銑闕五字令賦詩
送蘇金華辭官歸來
九日書懷

立齋靜佳樓和王吉州韻
和徐山甫初秋韻
七月三日和徐山甫喜雨
題王立齋矩軒記後
釋弟
棲眞紀勝贈立公二首
壽徐山甫
壽張蘭坡
輓王易岩
輓劉南坡
輓徐君士二首
輓連塘吳孺人
題功父所藏畫卷
術士求詩
術士求書往橫山復贈以詩

遊赤松口占
作深衣小傳王希夷有絕句索和韻
題青岡時兄友山樓
泛免口占
都城留別諸友二首
卽事
咸淳夏五求王先生墨戲梅竹二首履祥僭躐無狀輒以梅竹有請於先生撰杖之餘比於運澤遊戲所到無非儀刑願先生之教之也小詩二闋敢告謁者伏希尊聆
梅雨書懷併唁汪功父
徐山甫夜話有詩言別次韻
用韻贈別諸友
用韻贈小張兄新娶
客嚴陵贈星史
東津招二族兄同遊高峯
東津旅中招友同遊高峯

遊下靈洞
上靈洞棲眞寺聽琴贈立公
奠何先生畢與諸友遊北山
洞山十咏有序
卷五
附錄諸門人行狀輓詩
爲師議服
傳道白雲
仁山遺筆
挽金散翁
許白雲書仁山先生集後
上劉約齋書
又上約齋啓
輓詩二首
唐良瑞濂洛風雅序

吳師道請入鄉賢祠祀先生文移
奉安仁山先生神位詩二首
董遵仁山書院記
章贊金仁山先生傳略
徐袍金仁山先生年譜序
宋徵士仁山先生言行錄序
董遵奉章廷式先生書
徐用檢仁山先生文集序
章品題仁山先生文集後
董遵題仁山先生文集目後
仁山先生故宅
仁山先生祠
仁山先生墓
仁山書堂
講道齊芳

書綵衣堂
重樂精舍
行狀

仁山集序

宋儒多言性命之學。故兼通經史者。恆不多覯。其或湛深經史。又好爲放言高論。妄逞私臆。與古聖賢相刺謬。則其學不純。而其散見於文者。卒不免後人之訾議。余讀仁山先生集而有異焉。先生幼慧。父兄授之讀。卽能記誦。比長。深慕濂洛之傳。益自策勵。事同郡王文憲公。文憲好高務異。先生從之。而一軌於正。且私淑何北山。所造益邃。當宋末兵戈四起。攜眷隱萬山中。往往饔飧不繼。抱一編以自娛。絕意進取。元德祐初。詔起爲史館編校。辭弗就。會襄樊被圍。上牽制擣虛之策。不戰而圍解。且敍海島之難易遠近。舟舶所經。歷歷如綿。非章句之儒所能道其隻字。其著錄者。經有大學疏義。論孟考證。尙書表注等書。史有通鑑前編。皆寄柄巖阿時著。深足以見聖賢之心。而大足以揭帝王之要。蓋不徒以追逐風月。怡情嘯咏。爲畢生能事已也。嗚呼。先生恬退之風。可以法矣。按我朝四庫書目。先生集六卷。是編雍正朝。先生十八世孫律重刻於家。首序者。東陽王崇炳。依明宏治間董道卿大令所編文三卷。詩一卷。附錄一卷。末附柳文肅所撰行狀。文肅。先生高弟子。祇云雜詩文若干卷。而卷數莫考。均非曩日全書。余復重錄之。俾讀是集者。知先生經史之學。具有根柢。非空談性命者。可等論而齊觀也。同治十三年歲次甲戌春三月永康胡鳳丹月樵甫敍

重刻金仁山先生文集序

金華藕塘金太學孔時。仁山先生十八世孫也。平日收錄先生遺書。若大學疏義。論孟攷證。既梓而布之矣。又有文集四卷。屬予較訂。予爲之次其編帖。政其訛誤。與其錯簡重出。而更定之。蓋將以次授梓。噫。金氏之子孫多矣。而孔時獨能如此。眞不愧仁山賢裔矣。先生文稿凡四種。聚而散散而復聚者。凡數次。其初輯而付之其家者。門人許白雲先生。柳文肅公也。其次購而藏之者。吳禮部也。又其次之萃散補遺而傳之者。東湖董道卿先生也。今於東湖原本之外。搜補遺脫而彙集之者。蘭谿章黎照也。諸先生於仁山。非後裔也。重其文惟恐失之。若家寶然。凡以性命之傳。一脉相貫。不膠而合。劈之不開。視其人如親授受於一堂。視其文如出之己所欲言。其護而惜之。若手足之護頭目。噫。觀諸先生如此。況爲仁山之子孫者乎。仁山先生於彌留之際。他事無所囑。惓惓以遺文爲念。則凡爲子孫者。崇其祠。厚其嚮。不如傳其文爲繼志之大。噫。若孔時者。眞可謂能繼志矣。先生之德行。諸先進道之詳且盡。無待復贅。而予居然敍于首簡。非爲先生序。序孔時也。且非但序孔時。凡欲爲五賢之子孫者。皆如孔時。又非但五賢子孫。更有望於婺中之後學。有能如吳禮部董東湖者。各出其貲力。使五先生之文。燦然盡見於一世。是則私心所重望也。一國之人才。猶黍苗也。先賢之緒言。猶和風甘雨也。和風甘雨作于上。則黍苗勃然興起。鐘鏞笙管雜奏並作。則必有起舞而登場者。予老且朽。尙拭目俟之。

序

豈雍正辛亥歲孟春東陽後學王崇炳撰

仁山先生金文安公文集卷一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通鑑前編序

朱子曰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紀以見事之始末意者當時史官既以編年紀事至于大事則又採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或更數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于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履祥按竹書紀年載三代以來事迹然詭誕不經今亦不可盡見史記年表起周共和庚申之歲以上則無紀焉歷世浸遠其事往往雜見于他書靡適折衷邵子皇極經世獨紀堯以來起甲辰爲編年歷胡氏皇王大紀亦紀甲辰以下之年廣漢張氏因經世之年頗附之以事顧胡過于詳而張失之簡今本之以史子傳紀附之以經翼之以諸家之論且攷其繫年之故解其辭事辨其疑誤如東萊呂氏大事記而不敢盡倣其例起帝堯元載止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接於資治通鑑名曰通鑑前編昔司馬公編輯通鑑先爲長編蓋長編不嫌于詳而通鑑則取其要也後之君子或有取於斯焉要刪之以爲通鑑前紀是亦區區之所望也景定甲子正月丁丑朔序

通鑑前編後序

右通鑑前編起帝堯元載甲辰止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凡千九百五十年通爲十八卷二帝三王之

事粗見首尾大抵出于尙書諸經者爲可考信其出于子史雜書者不失之誕妄則失之淺陋蓋其智不足以知聖人而流俗傳聞其高者既以聖人絕世拔出而大道必絕出于事物常情之表故其說失之誕妄其下者則又以世俗之腹量聖人之心故其說又失之淺陋惟尙書之僅存者于今爲帝王全書劉道原外紀之作尙書不入雖曰遵經避聖然帝王之事捨尙書則諸家眞稗官小說之流耳今不敢從外紀之例而從胡氏大紀之例焉顧尙書一經諸儒解者雖已精詳但似未嘗潛泳反覆以推篇章之全意而句解字釋意或不屬履祥因爲之注釋章旨隨意所到雖不能詳然聖經之篇章與聖人之體用似或得之至于子史雜書之不棄者則以古今共傳不可盡廢帝王世遠談者日稀禮失求諸野此猶不愈于野乎故存其近似削其誕淺或加之辨釋焉但惟此編本名表年惟當于書史上闌之外表著其年而附證於章後爾既編年表例須表題或嫌于春秋綱目之例然所用者既史記年表之法而所表題又書經本語之文雖間或增損君子監其非僭可也周平王以後春秋自有全書但左氏收拾國史以翼經事於隱公之篇多誤于莊公之篇多缺其間亦多有所遺如楚隨所以爭起于請爵管仲所以伯本于內政皆略不書甚而孔子出處述作亦俱不書焉以其書主于解經而其事或具于外傳諸史秦誓之作在于封殽尸之後傳既不及而書序又謬其時衞輒父子爭國夫子自楚反陳久之至衞明年卽反魯而記者多謂夫子久于在衞履祥所編欲止平王而諸若此類不可不辨獲麟以後事多亡逸欲備古今以接通鑑則于春秋所不能避亦不敢盡入也春秋一書固聖人晚年哀痛之意然孔子周遊無位典册不備未必盡

得周史。因見宗魯一國之策。多違舊章。就加筆削。以示大法。其餘多因舊史。不盡改也。則其歲月名號。改以從周。未必謬聖人之意。況又自有皇極經世之例。遂併論次以接通鑑焉。嗚呼。荀悅漢紀申監之書。志在獻替。而遭值建安之季。王仲淹續經之作。疾病而聞江都之變。泫然流涕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而吾不與焉。則命也。履祥末學。非二公比。而其生不辰。罹此百憂。其所以拳拳綴輯者。特不爲憂悴廢業耳。覆醬瓿固可知也。劉道原外紀後序。傷于廢疾。愚嘗三復其辭而深悲之。孰知吾之所悲。又有大于道原者耶。幸而天運循環。無往不復。聖賢有作。必有復興三代唐虞之治于千載之下者。區區此編之所望也。時上章執徐之歲冬至後序。

尚書表注序

書者。二帝三王聖賢君臣之心。所以運量警省通變敷政施命之文也。君子於此。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以誠諸身。以措諸其事。大之用天下國家。小之爲天下國家用。顧不幸不得見帝王之全書。幸而僅存者。又不幸有差誤異同附會破碎之失。考論不精。則失其事迹之實。字辭不辨。則失其所以言之意。此書所以未易讀也。蓋自周衰。而帝王之典籍不存。學校之教習俱廢。夫子觀周。歷聘諸國。歸而定書焉。以詔後世。不幸而燼于秦火。于楚鉗于斯何偶語挾書之律。久之而伏生之耄言僅傳。孔子之壁藏復露。伏出者漢謂今文。孔壁者漢謂古文。顧伏生齊語易訛。而安國討論未盡。夫壁中不惟有古文諸篇。計必兼有今文諸篇。安國雖以伏生之書考古文。不能復以古文之書訂今文。是以古文多平易。今文多艱澁。

今文雖立學官而大小夏侯歐陽文各不同不幸古文竟漢世不列學官後漢劉陶獨推今文三家與古文異同是正文字七百餘事號曰中文尚書不幸而不傳於世至東晉而古文孔傳始出至蕭齊始備至蕭梁始行北方至唐貞觀悉屏諸家獨立孔傳且命孔穎達諸儒焉爲之疏夫古文比今文固多且正但其出最後經師私相傳授最久其間豈無傳述附會所以大序文體不類西京而謂出安國小序事意多謬經文而上誣孔子前漢傳授師說不爲訓解後漢始爲訓解而謂訓傳盡出安國之手唐儒曲暢注說無所辨正至開元間則一用今世文字改易古文至後唐長興間則命國子監板行五經而孟蜀又勒諸石後之學者守漢儒之門開元之俗字長興之板木果以爲帝王一字不可刊之典乎幸而天開斯文周程張朱相望繼作雖訓傳未備而義理大明聖賢之心傳可窺帝王之作用易見朱子傳注諸經略備獨書未及嘗別出小序辨正疑誤指其領要以授蔡氏而爲集傳諸說至此有所折衷矣但書成於朱子既沒之後門人語錄未萃之前爾履祥緒閱諸家之說章解句釋蓋亦有年一日擺脫衆說獨抱遺經伏讀玩味則見其節次明整脈絡貫通中間枝葉與夫訛謬一一易見因推本父師之意正句畫段提其章旨與夫義理之微事爲之概考證字文之誤表諸四闌之外以授子姓間以視朋從之士雖爲疎略然苟得其綱要無所疑礙則其精詳之蘊固在夫自得之者好古博雅之君子若或見之赦其僭補其缺辨其疑則亦此書之幸也所願竊有請焉

送三蘇君序

愚翁先生蘇公來官金華其三秀從焉長曰太古仲曰佩韋季曰會心皆所以號也餘一再碁愚翁先生賦歸來之歌解印綬而去三子者從之東歸古語曰富貴者送人以財君子送人以言愚非君子而三君子雅相好也不可無言以別其爲詩歌乎子貢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然則愚于三君子宜何歌也而古之音希矣傳於世者惟康衢之詩唐士大夫以爲古詩也寥寥乎不可作也商周之詩毛氏識之其亦古矣乎故愚于太古之歸也爲之歌古佩韋西門子之事也西門子魏之賢人也初曰魏而晉其詩列於國風雅亡而春秋作歷春秋之世風未亡也自晉而魏至文侯之世風幾于亡而吾樂猶存則魏之風其猶未洩歟故吾于佩韋之歸也爲之歌魏會心晉語也晉之詩自建安以來皆五言之體也雅尚清虛風流自賞是其晉風也歟而不可以爲勸故吾于會心之歸也爲之歌晉

古詩曰古道之直斯今斯曲斯有君子兮曰予復斯古風之淳斯今斯離斯有君子兮曰予維斯古書之簡斯今斯煩斯有君子兮曰予還斯曰夏曰虞又曰古初曰唐曰黃又曰鴻荒是尚友古之人兮曰是能古吾之今兮適子之館摻執子之衽兮曰毋以吾古東道征兮

魏詩曰瑣瑣佩瑜可以知仁鏘鏘瑤玫可以知文瑀也爲矩衡也爲平有玦斯牌可以知分有劍斯直可以思眞絃取其直蘭取其馨宛宛之韋亦以繼佩爲柔爲緩匪急之悔垂之結之君子服之君子提提毋然脂韋敢以爲告匪以爲譏

晉詩曰日暮脂名車明發遘長道朝旦出東門落景憩郊藪行行歸永嘉采采斑衣好永嘉勝遊多晉代

人物眇中有會心人爽氣今所少人心自虛明萬理咸中湊窮達有會通一本萬殊有風流非所尙塵想祇自垢長歌臨回飈采菲忘予陋

紫岩于先生詩集序

金華東州佳山蓋南條朝源山也而靈洞又金華垂盡處韓昌黎謂凡淸淑之氣盛而不過者則蜿蜒扶輿磅礴鬱積必有魁奇才德之民生其間夫南條自岷山之陽至於衡山而衡之南又自連延東趨者爲括蒼由衢嶺歷大庾至昭武而北趨爲漁梁嶺又自漁梁以北趨者爲括嶺由衢婺望之南山也自括嶺轉而北趨捲東陽江諸源又轉而西峙是爲金華之山陰陽者流所謂朝源顧祖者淸淑之氣鍾爲三洞古今多賢輩出于其陽其山西界瀫江而止將止未止之間而爲洞者有三焉所謂靈洞是也靈洞之石玲瓏淸瑩深不可測山榮而林秀石寶雲根之奇不可爲數淸淑之氣可掬也是爲神仙之宅名勝高人多好遊焉乃若瑰奇之民數千百年以來未聞其間豈能皆隱君子世不得而聞耶或謂生才不于山之中而于山之外其信然耶不然何久秘而不發也近三十年來始得之則于君介翁父子祖孫家焉而介翁又以其魁岸奇偉之氣發爲淸麗溫雅之詩豈非昌黎公所謂魁奇者耶而吾今見之也然鬱之久其發之必宏介翁之詩固非止此抑其所以泄山川之藏者又必有大于詩者矣介翁其益勉之

玉華葉氏譜序

嘗謂國者家之推以國則有志以家則有譜惟國之所據也勝所積也厚則其所產必多偉人所書必多

令績志可以稱良於天下後世矣家之所據也勝所積也厚則其所產必多孝子慈孫所書必多奇行義舉譜可以稱良於一家後世矣是故周之后稷務畊桑文武先緐寡積之厚也及卜瀍澗東洛澗西則所據者勝矣祖孫相繼爲聖君賢相偉人之多也歷年八百至漢初猶聞弦歌之聲令績之遺也故志之稱良于天下後世者惟周爲獨盛至於家勢雖與國懸殊其理則一而已孟子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亦自其善之積者言之詩曰維嶽降靈勝之據于家也曰生甫及申靈斯鍾于人矣曰匡此王國則族由以振至于漢之荀必稱朗陵唐之張必稱壽張宋之陳必稱江州者皆本其所積之厚而及其所據之勝也吾蘭玉華葉氏其先壽昌湖岑人湖岑譜所載有諱縈者仕唐爲左僕射縈之後諱彥璠者始自睦遷壽昌之湖岑按此則湖岑之葉蓋始於唐及宋左丞相葉夢得公序括蒼石林譜則曰望以後有諱碩者居壽昌此則自漢而言壽昌指湖岑也葉夢鼎公序雲川烏程譜則曰烏程葉氏之祖自諱尤者以至于儉則得于睦州之譜亦自漢而言所指睦州亦湖岑也獨湖岑譜不及括蒼烏程二族或者唐以前之譜今不傳歟抑別有說歟及載玉華之葉則自彥璠翁以後凡十七世有諱坤者與銅關同折于湖岑之新市贅蘭之玉華僅三閱世邱隴阡陌之存于壽者猶十九焉信斯言也則湖岑之譜舊貫猶可仍也葉子敬之乃欲申而緝之得非以蘭與壽異封壽既爲大宗則蘭當爲別祖培養灌溉之下業有亢其宗者出焉則湖岑之譜又將由玉華而益有光且相視如途人之嘆庶幾可以少免矣此固敬之之心要不失爲所積之厚矣矧予嘗躡玉華之巔見其脈從閩中發來過仙霞歷三衢以北諸

山起眞武經紫雲令臺及過排塘突爲慈巖蓄爲衙峯特擁爲玉華則巍然澈西巨鎭矣居其下者惟敬之一家且道峰面其前秀削雲表歌山環其右翕衆流而聚之所據之勝雖未可擬古之奧區其在吾鄉亦可以稱不凡矣且敬之承世家之後能自抑降冀窮濂洛之源不鄙區區每從而問津焉志之卓也凡鄉里中惠有可博者必傾囊以爲之行之懿也猶之爲所積之厚孟子曰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此則自胙士者言之敬之有家者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夫慶至于有餘山木之勝又從而萃聚之則斯譜之紀載將來爲敬之發潛德之光衍不朽之慶者豈特爲湖岑增同姓之國與石林烏程同其盛而已耶譜既成欲得予言以敍諸首予與敬之不惟長先一日且里居相接又連姻婭于分義皆不可辭既樂承之矣及按宋史歐陽永叔江西廬陵人也及考崇公卒葬里之瀧岡既貴遷潁先正短其自居潁後再無一言及于瀧岡之松楸湖岑敬之之廬陵也壽之諸先隴敬之之瀧岡也永叔其他可取法者固種種此則當爲永叔諱者敬之其念諸

祭北山先生文

維咸淳五年歲次己巳二月丁丑朔越十有一日丁亥門人金履祥偕張必大金麟童偕余澤童俱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先師北山先生故國史殿講觀使何公之靈嗚呼先生問學得聖賢之正傳存歿關世道之隆汚是惟知德者足以知此而衆人將謂吾言之爲迂夫自堯舜以至孔曾思孟又千五六百年而後有程朱前者曰以是傳之後者曰得其傳焉不知所傳者何事歟蓋一理散于事物之間俱

眞實而非虛。事事物物。莫不各有恰好之處。所謂萬殊而一本。一本而萬殊。先生蓋灼見於此。故廣採精擇以求。而篤信恪守以居。著于語默出處之義。而粹於踐履之實。存養之腴。又間嘗指此以示門人也。此其傳授之符乎。然自朱子之夢奠。以及勉齋之既殂。口傳耳受者。或浸差其精蘊。而好名假實者。又務外以多誣。惟先生纂師言以發揮。剔衆說之繁蕪。以爲朱子之言備矣。學之者惟眞實之心地。與刻苦之工夫。能此者雖不公吾門可也。又何有開門而授徒。衆方決性命以干進。世滔滔皆利欲之途。然而廣廈細氈之召。先生猶不受也。而況爵祿之區區。蓋聞其教者。有以知爲學之非外。而聞其風者。足以廉天下之貪愚。此先生之有關於世道也。何一朝而已夫。昔先生之論世。每懇切以嗟吁。雖病老於山林。與斯世其若疎。隱然王府之有鈞石。而巋然隆冬之有後枯。今也先生之終。甚矣吾道之衰矣。竟世道以何如。雖朋從之有傳。奈晨星其益孤。嗚呼哀哉。履祥等。獲供洒掃之役。迭陪文席之隅。意謙謙其和可即。語惓惓其盡無餘。顧資識之弗強。又探討之不劬。蓋悠悠然恃有先生在也。今一朝而失之。始咨嗟慟哭。悔昔日求教之疎。抑恰好之妙旨。與眞實刻苦之訓謨。言猶在耳。其敢忘諸。惟玩索而不舍。益服行以弗渝。尙有以繼先生之志。而讀盡聖賢之書。紛紆帶以皇皇。漉雞絮以渠渠。惟昭明之未遐。猶愀然其監予。嗚呼哀哉。尙饗。

再奠北山先生文

維咸淳五年。歲次己巳。十有一月朔。越二十有六日。門人金某。謹以淸酌庶羞。致祖道之奠。昭告于先師

北山先生何子曰嗚呼先生道德之隆孰能形容已有魯翁昔我侑奠能言一二今此祖行祇言徵意念昔　多歧中師魯翁指我宗師甲寅季秋時始受學截斷爲人一語夢覺謂古聖賢一敬畏心曾子終身臨淵履冰然所敬畏匪拘匪懾常以爲重則罔或越謂凡事物用各不同曷云萬殊一理所通蓋凡事物有恰好處萬殊一本維此之故謂昔程子上蔡初來曰此可望展拓得開予亦謂子於此可進難乎有常戒爾所病出入師門餘十五年受教雖多媿負師言閒關悠悠緒業未卒今喪夫子嗟悔何及比歲卜居求義所定先生曰然大書仁山先生既沒我始成室揭揭庭顏依依典則北山之南先生所盤南山之北先生所寧伏哭柩前訣此一奠哀我斯文曷以報稱尋恰好處存敬畏心終期展拓不辱師門嗚呼哀哉尚饗

祭魯齋先生文

維咸淳十年歲在甲戌十一月癸酉朔越十日壬午門人金履祥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於先師魯齋先生堂長聘君王公之靈曰文運重明鼎盛乾淳集厥大成越維考亭考亭之亡道散四方鼇峰之傳北山之陽猗歟先生世際淵源考亭上有一二徧參卒於北山師資就正有的其傳立志居敬方其少年英邁無前議取秦關俯視中原及既聞道悉斂豪英克己似顏弘毅似曾攻堅鈎深高視旁通即事即物無理不窮論定諸經決訛放淫辨析羣言折衷聖人究其分殊萬變俱融會諸理一天然有中見其全體靡所不具度其大用隨其舉措表裏輝映動止準繩山立時行肅然衆人日晶霜潔玉粟金精內明外齊閨

門朝廷。遇事理棼。神運權稱。如有用我。風飛雷興。出其緒餘。施諸造成。皐比所至。鳶魚高深。孰是人斯。而不用世。晚益油然。行藏無意。廟堂羣賢。明揚薦聞。元祐訪落。伊川弓旌。如何昊天。不相斯文。如何先生。乃夢奠楹。隱居求志。行義達道。有如先生。乃隱弗耀。嗚呼哀哉。履祥登門。今二十春。轉迷起弱。弘偏矯輕。進之北山。館我歲寒。施及其徒。鱗次朋升。昔我大故。貧不克葬。先生賙之。復視其壙。引義返正。師訓有嚴。始拘謬慈。卒踐師言。涵養拓充。雖未克稱。環堵飧蔬。罔敢越隕。勉我力學。以大發揮。方其卒業。遠遊來歸。時夏請益。至已徵疾。爲我坐言。不踰其則。謂喜介寧。竟聞淵冰。哀我茲今。有問無徵。我思儀則。儼其如在。豈聞先生。而容有改。九二剛中。而不見龍。我懷先生。亦哀道窮。斯文不磨。先生不亡。侑奠以辭。監我哀恫。嗚呼哀哉。尚饗。

又率諸生祭魯齋先生文

維咸淳十年。歲次甲戌。十一月癸酉朔。越十日壬午。門人金履祥等。請以清酌庶羞。敬祖奠于先師魯齋先生王公之靈曰。嗚呼。天其以殿斯文之傳也歟。而吾益有感於世道之變也。蓋其稟剛大之氣。高明之資。固一世之偉人。寧百年之幾見也。方其抱膝長嘯。熟窺天下之大勢。南北之治亂。議將因蜀取秦。以俯拾中原。如建瓴之便也。惜也而不獲用于寶紹端平之旦也。及其中年。斂邁世之豪。慕曾子之貫。窮格事物。會一於茍。勇詣旁搜。巨細無間。意其經世綜物。必雷行而日煥也。迨其晚年。德成而詣精。養至而仁慣。有不動聲色而措諸事業。有潛移而默轉者。然慨其憂世之心。已不勝悠然樂天之分矣。雖譽望之日高。

與羣公之交薦于先生了無與焉獨可憐夫倍者之尼與忌者之訕也肆今天子之訪落視見大夫而若憾之疇咨於公府起先生以講勸而不知翛然長往已不疾而夢奠也嗚呼望其人如泰山之巖巖如秋霜烈日不可狎玩也讀其書如日月之爲光雷霆之爲威如霜風之爲勁也孰爲天地之至寶而終藏深山大澤之畔也吁此吾所以深嗟痛哭有感於世道之變也歟然自朱黃之日遐屬北山其浸遠闊然靈光之獨存耿晨杓其明峻天以爲斯文之殿矣何一朝而遽殞邪噫是迨未可以近論也蓋自儒先猶有未竟之言而近年浸有不一之見先生執明睿之高標以義理而剛斷開圖書之妙機辨風雅之淫窳析羣言之糾紛分諸書之經傳信大業之規模駭里耳之聞聽聖賢復起不易吾言又安知其非天之所建也嗚呼遠矣始自某之登門繼率朋從而旅見涵歲寒之清幽耳濡目浹之觀感蓋均蒙追琢之盛心亦俱恨卒業之猶欠也今也先生不可復見矣曾日月之幾何又靈車之將發也茲諸生之畢來敬祖庭以侑奠非敢獨哭其私而於世道斯文爲是慟哭而永嘆也悠悠斯世知德鮮矣惟神魄之陟格尚回翔其一盼也嗚呼哀哉尚饗

奉焚黃告魯齋文

維德祐元年七月庚午朔越十日戊子門人僉履祥等敢昭告於先師魯齋先生特贈承事王公之靈朝廷以外患孔棘叛降接踵棄君親而遁者雖宰執侍從自負嶢強或不免焉是謂正學之故思得先生剛明正大之賢挽回世道而不可復作是用追贈京秩以寓求賢不及之意使聞風者莫不興起也節惠異

數次第舉矣諸公以某逮事先生俾奉燎黃致告几筵先生不亡其體朝廷所爲表章風厲之意尙敢受之謹告

告魯齋先生謚文

維歲次己丑十月辛亥門人金履祥等敢昭告于故贈承事魯齋先生文憲王公竊惟先王之制生有爵以攄其德歿有謚以表其行是皆命于天子而太史定其賜小史讀其誄幼而不誄長賤而不得誄貴諸侯不得私爲謚至春秋之世則國自謚矣然卿大夫之謚猶命于其國之君若夫生不能用死而誄之子貢猶譏其非禮下至漢晉隋唐德或不見用爵或不稱德于是清議在下而朋友門人始私謚其師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德曜之倫是也橫渠子張子之喪關中學者欲以明誠中子謚之而溫公以爲非古然則上遵朝廷已定之命而下伸門人清議之公此豈非古今之通義而禮意之兼得者乎伏惟先生稟剛明高大之操躬格致服行之學眞傳的緒高視旁通其功力宏拓足以濟世綜物其著述規爲足以解梦立度雖道足經綸而遠厭進取雖名播縉紳而安老陋巷咸淳癸酉侍從有列薦之章迨至甲戌先朝有特詔之義先生固未必起也而適不幸以卒朝野惜之于是國子祭酒楊公文仲等列請于朝乞謚北山何先生追贈先生仍乞一體賜謚公朝敷奏特贈承事郎仍同賜謚事下太常以一德一心踐行不爽謚北山曰定以廣聞多能行善可記謚先生曰憲事上得可以劄付其家照應矣然北山生有累命之爵故謚告卽下先生歿有始贈之命誥贈先下又以一字之謚乃七先生節一之例而文公師生上自

羅李下迨黃陳例從二諡上悉連文所以明一原盡衆美也故再加北山曰文定已形告詞再加先生曰文憲將頒後命而警告日急大勢阽危禮文之事未遑變故之來已極自爾以後十餘年故舊凋零生徒散佚大懼某等一旦淪胥上未能竟先朝之再命下無以表清議之同尊鬱而弗彰無補世道夫以先生盛德追崇之禮異世同符固非有待然近代門人私諡其師初非有待于請也況有前朝之遺命乎謹依省劄諡憲之明文述朝旨加文之餘意敬諡先生曰文憲改題墓道之碑式昭崇德允紹節惠興起方來永遠無斁惟先生之神尚歆受之敢告

祭何南坡文 北山先生之兄

維咸淳五年歲次己巳二月丁丑朔越十有一日丁亥後學金履祥偕張必大童偕金麟余澤童俱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於漕元居士南坡何公之靈嗚呼考亭洙泗勉齋曾顏公與叔子俱親其傳始侍宦遊臨川之涘父師同寅伯仲步武終焉退老盤溪之濱頎頎兩公翼翼典型勉齋遺言被於後進實公始傳叔子訂定公舉計臺卒隱邱林叔子特詔亦辭執經叔子云亡公乃慟悶曾是信宿相繼而殞孰無兄弟惟公怡怡孰無生死惟公同歸師學匪殊塤篪一律清風不孤夷齊雙骨峩峩北山道脈攸傳有公與兄允爲二難我登師門並獲趨拜教語溫良重重燕賚昔登公門乃玉乃金今登公堂有聯銘旌令德壽終於公奚慽儀型俱隔茲之永嘆奉醴以奠寫哀以辭不亡者存其尚監茲嗚呼哀哉尚饗

奠王敬岩文

維咸淳五年歲在己巳七月乙巳朔越二十日甲子里學生金履祥謹以香燭湯茶之奠昭告於宋故都運觀使敷文卿侍敬岩先生王公之靈曰昔在孝宗相維魯公於時朱子亦在外庸書疏所通直辭正誼譬諸春秋責賢者備世莫此知曰盾曰矛數十年來公議悠悠惟敬岩公秉資超卓魯公之孫朱子之學兩公之門於是始通兩公之心至此昭融公在薦紳力行所學凜凜直清蹇蹇諤諤越在外服麾節煌煌所至政聲明敏剛方嚴陵之政士信民服江東之政家戶戶祝終其愈偉不畏于強匪狐匪鼠孰敢予抗風波畏途天日有赫詔公辭行佚公祠秩風木未盡壑舟已移如何不淑而止於斯今茲之年名賢多墜豈歲龍蛇抑邦殄瘁我從魯齋遂交思誠實推實引以登公門一見而異再見而器屢見益奇誨語諄至公實知我我豈敢求匪勢匪利淡以綢繆中更糾紛遂疎左右豈不懷公畏我罪疚今公之薨永隔儀刑感公之知懷不能瘖哭公以辭匪有雞絮哭公匪私亦世之故嗚呼哀哉尚饗

祭王立齋先生文

維咸淳三年十月甲寅朔越十七日後學金履祥謹以清酌時羞之奠敢昭告于有宋善士立齋先生王公之靈嗚呼大學重關誠意爲要過此則人不然則盜允惟吾邦濟濟宗師公在其間是友是資純直不疵其生也誠惟實剛方伊學之正少始就傅博覽羣書如誦己言如駕輕車長爲文章高邁流俗不屑舉子亦遯世祿溫潤古雅詩人之風非楚而楚詞韻春容閒爲詩歌驅馳晉魏詣理之言騷選所媿自處以介忠爲人謀父兄朋友交挾以遊在廷在外吳越荆楚南閩北江慨今弔古自得無欲故能囂囂抑豈好

遊國家之憂。昔在淵明。宰輔之世。雖仕不顯。始終無貳。公之家世。與國同休。苟利社稷。豈問顯幽。遨遊其間。議論所及。忠君利民。濟時之急。既盡其實。則避其名。實則在己。名則在人。凡此所述。文學德操。皆公之膚。人已難到。惟其此心。不媿屋漏。隱所獨爲。顯可人告。言行相顧。表裏無殊。心廣體胖。誠意之符。聖賢此關。亦既越止。天假之年。尙究極止。云胡一疾。佳苗三年。右綏左弱。不廢討研。一朝不寧。至此不淑。道日已孤。人如可贖。我實徧參。名宿儒宗。既友公子。是獲遊從。深衣朝行。擁衾夜語。不彼不疑。塵懷不吐。受用之要。心事之微。凡所見聞。悉以語之。善則與之。不善拒之。於諸公間。亦或譽之。顧我何人。而能得此。今公之終。何日忘止。賦竹之原。思泉在東。公其奚憾。一誠始終。前輩煢煢。後學貿貿。侑奠以辭。匪私是悼。嗚呼哀哉。尙饗。

縣學立純孝公祠。子孫奉安祝文。

維咸淳四年。歲次戊辰。冬十有一月戊申朔。越九日丙辰。曾孫夢章。偕孝德。孝脩。理。履祥。麟椿。攀龍。會龍。登。子文。友端等。敢昭告於顯曾祖考純孝先生八行金公曰九府君。惟公誠孝純篤。感通神明。德行昭著。聲聞朝廷。帝用嘉之。存恤有旨。賢牧對揚。表厥宅里。名之純孝。以華其德。今九十年。流風日長。鄉寓之公。大夫君子。考據圖經。謂宜通祀。翼翼蘭侯。是采是咨。謂爾子孫。未幹崇祠。斲珉作主。侯表其額。其傳孰書。何子所筆。頩頩祠祐。表表名琮。維日迎長。立於學宮。有來瞻者。肅然興起。惟孝惟忠。人心天理。曾孫奉奠。以妥先靈。惟公之神。尙其鑒臨。尙饗。

同汪功父祭康保則

嗚呼哀哉元氣化生所受不一長短殀壽何可致詰人孰無死所痛維殤人孰無殤所係或長奕奕誠求三世文獻孰其承之保則一綫煢煢重闈孑孑偏慈孰其奉之保則是依昊天孔仁哀此煢獨存此一脈庶幾有屬既曰存只曷又亡只命之短矣維其傷矣維此文獻曷其有續維此重闈曷爲有託言念崇墉永思其終孰不永嘆矧其朋從維子王子聿念厥義矜此外孫欲玉汝器俾我二人更誦所聞式習庶幾克慰所承去臍之窮阽危一疾今喜有瘳舊聞來繹翼翼孜孜左右進趨再夕不寧而訣亟塗嗚呼哀哉斯意孤矣斯人已矣具言思之涕其殞矣梓溪之原有崇斯阡從爾皇考行矣罔憾追念遊從始終三載緘辭一奠愧弗躬酹殀壽不貳生死一原尚其知之維以永安嗚呼哀哉

祭葉養志祖母文

維丁酉之歲季冬己未朔前聘士金履祥遣人以雞絮之奠昭祭于賢惠南陽葉夫人唐氏之靈告之曰若稽安定搜揚令淑上繼彤管爲賢惠錄寅維夫人賦性淸穆克孝于親作嬪名族相其夫君內和外肅訓教諸子義方庠塾中更事故轉徙屯邅贊夫以義收死贖遷羣從子女既友既閔有教有歸各報其天粤自嫠愛再歷艱難儉以足用奉祀周旋卒全其家三世名範諸孤森森力學脩踐施及外氏存亡續斷迨茲令終終始無玷考卜祔隧塋兆無遠諸孤謂予書其蓋篆載維諸孤從我廿春來往名門懿範熟聞慈順曰惠貞良曰賢愼考前錄敬表幽閒書曰賢惠誰云不然忍聞詰朝丹旐有翩逝將勸防虞祔而還

疾病纏縈風雪繽紛緘詞一奠用表微忱嗚呼哀哉尚饗

論虞氏譜系及宗堯論

史稱黃帝之曾孫嚳嚳之子堯則堯黃帝之玄孫也又稱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歷窮蟬敬康句望橋牛以至瞽瞍而生舜則舜黃帝八世孫也堯舜俱出於黃帝則二女之妻不亦亡宗瀆姓亂序無別已乎昔者歐陽氏固論之矣然則舜果何出乎考之於舜曰虞舜曰嬪於虞是虞者有國之稱也參之國語史伯之言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平水土以處焦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於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爲王公侯伯夫以虞幕並稷契而言則幕爲有功始封之君虞爲有國之號而舜所自出以王天下者也或曰堯舜之不同出黃帝若前所云固決矣傳稱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何也曰此亦小戴收國語之言而又失之者國語論禘郊祖宗皆以其有功于民而祀之初不論其世也故注者謂虞以上尚德夏以下親親戴氏祭法易其前後故讀者不覺耳此朱子固嘗言之矣無已則又決之於書乎書稱舜格於文祖即受終於堯之祖也稱禹受命於神宗即舜宗堯之廟也其禘黃帝其郊嚳即宗堯之意耳是以有虞子孫猶郊堯而宗堯以天下相傳則有天下之大統焉有虞氏受堯之天下則宗堯宗堯則禘郊堯之祖宗計堯以前亦或有然者矣況國語固云禘郊祖宗與報爲五則禮固有並行而不相悖者近世有爲之說者曰祖考來格虞賓在位此有虞祭頌報幕以至瞽瞍之祖考也國語所謂祖顓頊與有

虞氏報焉者也。禘黃帝郊嚳宗堯。書所謂文祖神宗。舜受堯之天下。故宗堯爲宗。而祖堯之祖也。大傳所謂帝入唐郊以丹朱爲尸者也。祖顓頊報幕以至瞽瞍者。一家之私親也。禘郊宗堯者。天下之公義也。然韶之爲樂。正以紹堯而得名。則祖考來格者。卽文祖神宗之謂。而虞賓在位者。安在非丹朱子在尸位乎。況禘郊祖宗報五者。各有所尊。自不相厭。而虞賓之位。亦不相妨也。故曰以天下相傳。則有天下之大統焉。至商周以征伐革命。始與古異。而諸儒之論。亦始謬矣。

三監論

武王周公伐殷。誅紂而立武庚。使管叔。蔡叔。霍叔。監殷。管叔以殷畔。雖孟子亦認爲周公之過。而蘇氏又盛稱爲武王之疎。以成敗之跡言之。過則誠過。而疎則誠疎矣。而聖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於此略可見。然以處事之理言之。固亦未爲疎也。君臣之際。天下之大戒。昔者成湯伐桀。則放之。武王克殷而紂死矣。武王爲天下除殘而已。固不必加兵於其身也。聖人惡惡止其身而已。固不必誅絕其子孫也。於是立武庚以存其祀。以常情論之。誅其父而立其子。安知武庚之不復反乎。慮其反而不立。與立之而不能保其不反。是不得兩存之也。於是分殷之故都。使管叔蔡叔霍叔爲之監以監之。夫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亦殷禮也。況所使爲監者。又吾之懿親介弟也。武庚何得爲亂於其國。假使管叔而至不肖。何至挾武庚以叛哉。聖人於此。亦仁之至。義之盡矣。不幸武王則既喪。成王則尙幼。而天下之政。則周公攝之。是豈其得已也。彼管叔者。國家之謂何。又因以爲利。彼固以爲周之天下。或

者周公可以取之。己爲之兄而不得與也。此管叔不肖之心也。而況武庚實嗾之。於是倡爲流言。以撼周公。既而成王悟。周公歸。而遂挾武庚以畔。彼武庚者。瞷周室之內亂。亦固以爲商之天下。或者已可以復取之。三叔之愚。可因使也。此武庚至愚之心也。而況三叔實藉之。於是始爲浮言。以誘三叔。既而三叔與之連。遂挾三監淮奄以叛。夫三叔武庚之叛。同於叛而不同於情。武庚之叛。意在復商。三叔之叛。意在於得周也。至於奄之叛。意不過於助商。而淮夷之叛。則外乘應商之聲。內撼周公之子。其意又在於得魯。三叔非武庚。不足以動衆。武庚非三叔。不足以間周公。淮夷非乘此聲勢。又不能以得魯。此所以相挺而起。同歸於亂周也。抑當是時。亂周之禍亦烈矣。武庚挾殷畿之頑民。而三監又各挾其國之衆。東至於奄。南及於淮夷徐戎。自秦漢之勢言之。所謂山東大抵皆反者也。其他封國雖多。然新造之邦。不足以禦之。故邦君禦事有艱大之說。其艱難誠大也。有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之說。是欲閉關自守也。大誥一書。朱子謂其多不可曉。以今觀之。當時邦君舊人。固嘗與于武王弔伐之事者。非不知殷之當黜也。特以事勢之艱大。故欲違卜自守耳。是以大誥一篇。不及其他。惟釋其艱大之疑。與其違卜之說。自肆予沖人以下。釋其艱大也。予惟小子以下。釋其違卜也。爾惟舊人以下。釋其艱大也。予曷其極卜以下。釋其違卜也。若夫事理則固不在言矣。抑大誥之書。曰殷小腆。曰殷逋播臣。於三監則略而不詳。何也。蓋不忍言也。不忍言。則親親也。其卒誅之。何也。曰親親尊尊並行不悖。周道然也。故于家曰親親焉。于國曰君臣焉。象之欲殺舜。止於亂家。故舜得以全之。管叔之欲殺周公。至於亂國。故成王得以誅之。周公不得以全之也。使管

叔而可無誅。則天下後世之爲王懿親者。皆可以亂天下而無死也。可以亂天下而無死。則天下之亂。相尋於後世矣。而可乎。故黜殷天下之公義也。誅管蔡亦天下之公義也。夫苟天下之公義。聖人不得而私。亦不得而避也。吁是亦成王周公之不幸也。

郊鯀論

按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然均之失不見於經傳。蓋德不若舜禹矣。有禹則舜不以天下私均也。舜處其子於商。而禹復封之虞。古史謂服其服。禮樂如之。客見天子而不臣。然古史又謂舜宗祀堯。至舜之子孫。更郊堯而宗舜。此據國語及韋昭之語也。舜郊鯀宗堯。則禹固當郊堯而宗舜矣。而乃以堯舜之祀。歸之舜之子孫。固自郊鯀焉何也。曰此夏之末造也。夫三聖以天下爲公。則皆承其祀。三王之子孫。以天下爲家。則各祖其祖。舜之宗堯禹之宗舜。一也。舜之郊鯀禹之郊堯。亦一也。其郊鯀也。則夏之末造也。祀夏配天。其諸始於少康乎。於是郊堯宗舜。則屬之虞思之國矣。孔子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蓋商周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則杞郊禹矣。杞而郊禹。則虞郊舜而唐郊堯著。天子之事守也。

殷人立弟辯

大紀論曰。史公記湯崩。太丁早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相繼而崩。然後立太甲。非其實也。何以知非其實。二帝官天下。定於與賢。三王家天下。定於立嫡。立嫡者。敬宗也。敬宗者。尊祖也。尊祖者。所以親親也。兄老弟及。非所以敬宗尊祖。且本支亂而爭奪起矣。豈親親之道哉。且成湯伊尹。以元聖之德。勠力創業。

乃舍嫡孫而立諸子。亂倫壞制。開後嗣爭奪之端乎。公儀仲子舍孫而立子。言偃問曰。禮歟。孔子曰。否。立孫。夫孔子殷人也。宜知其先王之故矣。而不以立弟爲是。此以素知其非者一也。夫賢君必能尊先王之道。不賢者反之。以殷世考之。自三宗及祖乙、祖甲。皆立子矣。立弟者盤庚耳。必有所不得已也。豈有諸聖之君。皆不尊先王之制。沃丁、小甲。諸中才之君。反能耶。此以人情知其非者二也。商自沃丁始立弟。太史公陽甲記曰。自仲丁以來。廢嫡而更立諸弟子。諸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以其世考之。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則仲丁之名誤也。沃丁既以廢嫡立諸弟子生亂爲罪。則成湯未嘗立外丙仲壬明矣。不然。是成湯首爲亂制。又可罪沃丁乎。此以事實知其非者三也。唐李淖風通於小數。猶能逆知帝王世數。以邵康節極數知來。其作皇極經世史。亦無外丙仲壬名。此以歷數知其非者四也。經所傳者義也。史所載者事也。事有可疑。則棄事而取義可也。義有可疑。則假事以證義可也。若取事而無義。則雖無經史可也。

本支亂而爭奪起一語。可爲後世定册法。

西伯戡黎辯

商自武乙以來。復都河北。在今衞州之朝歌。而黎今潞州之黎。自潞至衞。計今地理三百餘里耳。則黎者。蓋商畿內諸侯之國也。西伯戡黎。文王也。自史遷以文王伐者爲戡黎。受之以祖伊之告。於是傳注皆以爲文王失之矣。孔子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爲至德。而傳稱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則戡黎

之役。文王豈遂稱兵天子之畿乎。然則文王固嘗伐邢伐崇伐密須矣。而奚獨難於伐黎。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謂斧鉞。然後殺。自文王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斧鉞。得專征伐。則西諸侯之失道者。文王得耑討之。若崇若密須。率西諸侯也。自關河以東諸侯。非文王之所得討。況畿內之諸侯乎。三分天下有其二。特江漢以南。風化所感。皆歸之爾。文王固未嘗有南國之師也。而豈有畿甸之師乎。前儒謂孔子稱文王爲至德。獨以其不伐紂耳。至如戡黎之事。亦已爲之誠如是也。則觀兵王疆。文王已有無商之心矣。特畏後世之議。而于紂未敢加兵。是後世曹孟德之術也。烏在其爲至德。昔者紂殺九侯而醢鄂侯。文王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而況於稱兵王畿之內。祖伊之告如是其急也。以紂之悍。而於此反遲遲十有餘年不一忌周乎。故胡五峯呂成公陳少南薛季龍諸儒。皆以爲武王。然則戡黎蓋武王也。昔者商紂爲黎之蒐。則黎紂濟惡之國也。武王觀兵攻於商。則戡黎之師。或者所以警紂耳。而終莫之悛。所以有孟津之師與。觀祖伊之言曰。天既訖我殷命。殷之卽喪。則是時紂已阽危。亡無日矣。故胡氏遂以爲戡黎之師。在伐紂之時。蓋以其辭氣觀之。俱可知也。其非文王也明矣。然則文王西伯也。武王而謂之西伯。何也。戡黎列於商書。以商視周。蓋西伯耳。殷之制。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子夏謂殷王帝乙時。王季已命作伯。受圭瓚秬鬯之賜。果爾。則周之爲西伯舊矣。非特文王爲西伯也。文王因之受專征之命爾。武王之未伐商也。襲爵猶故也。故傳記武王伐紂之事曰。西伯軍至洧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而問曰。西伯將焉之。曰。將伐紂。然則武王之爲西伯。見於史傳者有自來矣。

微子不奔周辯

讀西伯戡黎微子之書而知商之所以亡周之所以王也夫祖伊之辭在於警紂而初不及于咎周微子箕子諸公在於嘆紂之必亡而未嘗忌周之必興蓋祖伊箕子王子比干與武王周公皆大聖賢其於商周之際皆可謂仁之至義之盡其有以知紂之必亡商之信不可以不伐審矣諸子豈舍理而論勢武王豈以一毫私意利欲行乎其間哉然觀微子之所自處與箕子之所以處微子者不過遯出而已而孔氏遂有知紂必亡而奔周之說何微子叛棄君親而求爲後之速也此必不然矣而傳又有武王克商微子面縛銜璧衰絰輿櫬之說是又傳之訛也夫武王伐紂非討微子也使微子而未遯則面縛銜璧亦非其事也且如孔氏之說則微子久已奔周矣如左氏之說則微子面縛請降矣武王豈不聞微子之賢縱其時周家三分天下有其二業已伐商無復拘廢昏立明之節然賓王家備三恪何不卽以處微子而顧首以處武庚也武王不亦失人而微子不亦見卻可羞之甚乎故子王子謂面縛銜璧必武庚也後世失其傳也武王爲生民請命其於紂放廢之而已必不果加兵其頸也既而入商則紂已自焚矣武庚爲紂嫡冢父死子繼則國家乃其責故面縛銜璧衰絰輿櫬造軍門以聽罪焉武王悼紂之自焚憐武庚之自罪是以釋其縛焚其櫬使奉有殷之祀示不絕紂也若微子則遯於荒野一時武王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百爾思禮舉行悉徧而未及微子以微子遯野未之獲也迨武庚再叛卒以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後而微子於此義始不可辭耳前日奔周之說毋乃躁謬已乎至于比干箕子俱以死諫比干偶逢紂之怒

而殺之。箕子偶不見殺。而囚之爲奴耳。而囚爲奴。如漢法髡鉗爲城旦。舂爲鬼薪。是也。而說者又謂箕子之不死。以道未及傳也。夫道在可死。而曰吾將生以傳道。則異日楊雄之美新擬易。可以自附於箕子之列矣。且箕子豈知他日之必訪己。而顧不死以待之哉。此皆二千餘載間誣罔聖賢之論。故予不可以不辯。

伯益辯

伯益。卽伯翳也。秦聲以入爲去。故謂益爲翳也。字有四聲。古多轉用。如益之爲翳。契之爲高皐之爲咎。君牙之爲君雅。是也。此古聲之通用也。有同音而異文者。如陶之爲繇。垂之爲倕。繇之爲皐陶。倕之爲偏。紂之爲受。咎之爲臯。是也。此古字之通用也。太史公見孟子之言益也。則五帝本紀言益。見史記之爲翳也。則秦本紀從翳。蓋疑而未決也。疑而未決。故於陳杞世家之末。又言垂益夔龍不知所封。則遂謬矣。胡不合二書而思之乎。夫秦記不燒。太史所據以紀秦者也。秦記所謂佐禹治水。豈非書所謂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者乎。所謂馴服鳥獸。豈非書所謂益作朕虞。若予上下鳥獸者乎。其事同。其聲同。而獨以二書字異。乃析一人而二之。可謂誤矣。唐虞功臣。獨四岳不名爾。而姜姓則見於書傳甚明也。其餘未有無名者。夫豈別有伯翳。其功如此。而反不見於書。又豈有馴服鳥獸者。孰加於伯益。雖朱龍熊羆亦以紹見。果又伯翳才績如此。而書反不及乎。夫以伯翳不得爲伯益。則咎不得爲契。咎繇不得爲皐陶。倕不得爲垂。繇不得爲鮌。他如仲僩不得爲仲虺。紂不得爲受。臯不得爲咎。君雅不得爲君牙乎。史記本紀世家及總敍

之謬如此者多。不惟敍益爲然也。重黎二人。而合爲一。則楚有二祖也。四岳爲齊世家之祖。而總齊人伯夷之後。則齊又二祖也。此其前後必出於談遷二手矣。故其乖刺如此。而羅氏路史因之。直以益翳爲二人。又以伯翳爲皐陶之子。則嬴郢李三姓無辯矣。且楚人滅六國之時。秦方盛于西。徐延于東。趙基于晉。使伯翳果皐陶之子。臧文仲安得云皐陶不祀乎。又以益爲高陽氏之才子。隕獸至夏啓時。則二百有餘歲矣。夫堯老而舜攝。舜耄期而薦禹。禹老而薦二百歲之益。以爲身後之計乎。皆非事實。不可以不辯。

仁山先生金文安公文集卷之二

復其見天地之心

（原缺三六行每行二〇字計七二〇字）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夫復卦一陽在下。便見動之端。先儒如王弼輩。乃解爲動在于地。是爲靜見天地之心。蓋看卦象不明。所以看道理不出。大抵才說靜時。便是死殺。是固亦天地之迹。如何見天地之心。惟於極靜之中而乃有動之端焉。是乃天地之心也。然以理而論。則靜不足以見天地之心。而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以人心而論。則動不能見天地之心。而靜可以見天地之心。何則。人之所以失其良心。迷此仁性。而信不能見天地之心者。蓋其欲動情勝。而常失之于動也。夫物之感人無窮。人之好惡無節。此心所存。逐物而動。則飛揚升降。幻貿馳驅。安能體認義理。充養仁心。其于天地之心。固然莫知也。故學者亦須收視反聽。澄心定慮。然後可以玩索天理。省察初心。而有以見天地之心。所以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記仲冬之月。亦曰君子齋戒。處必掩身。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凡此無非說靜之工夫。雖曰古人如此。凡以養此陽氣之微。然古人所以見得道理分明。保得仁心全固。亦是以此工夫得之。故靜之工夫。古人以此養陽氣之微。學者當以此觀義理之妙。則天地之心。豈不躍然而可見哉。故又嘗謂有天道之復。有吾心之復。天道之復。前所說是也。吾心之復。則凡善念之動是也。蓋四端之心。無時不發。而就中惻隱之心。最先且多。此正天地

之心在吾心者。大抵人雖日營營于人欲之中。孰無一綫天理之萌。此卽吾心之復也。人自不察。亦自不充耳。所以不察不充。正由汨於動而不能靜之故。故學者須是于此下耐靜工夫。察此一念天理之復。充此所復天理之正。而敬以持之。學以廣之。力行以踐之。古人求仁之功。蓋得諸此。然則茂對天時之復。以反求吾心之復。惟諸君勉之。

是知復者特此心之初耳。說復之後。無以長養之。則復者失矣。朱子所謂復而不固則屢失屢復者也。自天地之有此復也。日長日盛。進而爲臨。又進而爲泰。又進而爲大壯。又進而爲夬。又進而爲純乾矣。人心之有是復也。亦必日增日長。進而爲臨之大。爲泰之通。又進而爲大壯之動。以及夬之剛決。乾之不息。而與天合德焉。此又復之後工夫也。又況凡事莫不有復。如此宮既廢而新。則爲學校之復。綱常既晦而明。則爲世道之復。國家既危而安。則爲國勢之復。賢卿師出鎭大邦。作興學校。崇建明倫堂。此學校之復也。綱常既廢而復明。國勢阽危而復振。在諸君子。必有得於復之義。而充復之功用者。

孟子性命章解義

性也之性。是氣質之性。有性焉之性。是天地之性。此固不待言。惟二命字難分。有命焉之命一節。是氣之理。命也之命一節。是理之氣。何以謂氣之理。是就氣上說。而理亦在其中。爲之品節限制。何以謂理之氣。是就理上說。而氣卻在于其中。有清濁厚薄之不同。蓋理氣未始相離。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然理則一。而氣則有清濁厚薄之不同。所以在人便有智愚賢否貴賤貧富之

異而理固無一而不在焉此皆所謂命也但命也之命自其清濁厚薄者言之則全屬氣有命焉之命因其貧賤富貴之分限言之則便屬理命也之命在前有命焉之命在後然方其清濁厚薄便自有貧賤富貴然纔有貧富賤貴便自有上下品節所以總謂之命但其上一截清濁厚薄全屬氣到貧富貴賤各有品節則屬理此兩命字所以同所以異者如此

仁義五者非命也到得所值不同則命也故程子朱子當初於此五者之命見其說不去卻把命也推上去說清濁厚薄所值不同以補其語意此說盡之矣五者之命程子清濁厚薄之說盡之夫清濁厚薄氣也而清濁發於所知厚薄發於所值自其清者言之則仁之於父子也自至義之於君臣也自盡禮之於賓主也自節智自能辨賢否焉聖人自能脗合乎天道自其濁者言之則于父子而仁有所窒于君臣而義有未充于賓主而禮有未合于賢否而智有所昏于天道固不能如聖人之自然脗合此命之有清濁也自其厚者言之則爲父而得其子之孝爲子而得其父之慈爲君而得其臣之忠爲臣而遇其君之敬賓主之相得賢否之會避聖人而得位得名得祿得壽自其薄者言之則子孝而有瞽瞍之父父慈而有朱均之子君賢而有管蔡之臣臣忠而有龍逢比干之戮爲主而晉侯見弱于齊爲賓而魯君不禮于楚以言乎智則晏嬰而不知仲尼以言乎聖與天道而孔子不得其位此命之厚薄也氣化流行紛綸錯揉化生人物隨處不同或清或濁或厚或薄四者相經相緯相揉相雜而發于心驗于身遇于事各有不同者清者生知安行而濁者則反是厚者氣數遇合而薄者則不同此所以謂之命也程子發此四字或問

兼存兩說。嘗以是質之何先生矣。先生曰。然故筆之。

目之於色也以下五句。是氣質自然之欲。故斷之曰性也。此是順結。仁之於父子也以下五句。是人心自然之理。乃結之曰命也。此卻反結。何耶。曰目之於色五事。是就人身言。仁之於父子五事。是就人事言。有此形氣。便有此五者。故曰性。就人事言。則所處所遇。自是有不同。故曰命。然人以前五者在人身爲性。而求必得之。故孟子指出天分。謂各有限制之不同。故曰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人以後五者在人事爲命。而不求盡。故孟子指出源頭。謂本有義理之不異。故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謂之君子不謂性。則知一謂之性者。世人之言也。謂之君子不謂命。則知一謂之命者。亦世人言也。故朱子有世人之說。履祥又聞之王先生曰。孟子後斷命也一句。是歇後語。

四岳舉鯀治水。帝用之。戒曰欽哉。

履祥按。當是時。舜禹未興。在廷諸臣。固皆舊德。其才無出鯀右者。人皆知鯀之才。足以集事。惟聖人知其違衆易於敗事。爾帝將戒其所短。則曰欽哉以勉之。夫欽者心法之要。萬事所由成也。以鯀之才。加之敬謹。何患無成。惟其忽不務此。是以輕視愎言。訖潰於成。然則帝固將全鯀之才。而鯀則棄帝之命矣。天下之以才自負而忽不加謹。祇以取敗者。皆是也。寧獨鯀哉。

命鯀子禹治水。玄圭告其成功。

按。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大公之道。聖人無容心焉。抑鯀既以方命圮族失之。禹念父功之未就。於

是孶益孶稷。思日孜孜以成之。非惟克勤於邦以爲忠。而補前人之愆。以濟天下。乃所以爲大孝也。然以禹之聖。猶八年於外。何也。非但導水濬川而已。中間畫井田。爲溝洫。定經制。酌土宜。立賦法。通朝貢。廣教化。於八年之間。定千萬世之計。此禹之功所以不可及也。

又按。經稱湮洪水。傳稱鯀障洪水。國語又稱其墮高堙卑。經稱禹決九川。孟子稱禹疏九河。然則鯀之治水也湮之。禹之治水也導之。其成敗之效以此。後之治水者。可以鑒矣。

帝命禹敍洪範九疇

履祥按。洛出書而禹則之。敍爲九疇。疇之取義有三焉。一曰並義。子王子魯齋曰。洛書河圖相表裏。故一六二七三八四九皆並位。於是九疇之義。相比而應。一與六相並也。係五行於一。而係三德於六。以天賦之氣。有生克清濁之殊。則人稟於質。有剛柔善惡之異也。二與七相並也。係五事於二。而係稽疑於七。見於事者有得有失。則驗於占者有吉有凶也。四與九相並也。係五紀於四。福極於九。運於天者有經緯離合之不齊。則賦於人者有五福六極之或異也。三與八相並也。係八政於三。庶證於八。施於政者有善有惡。則感於天者有變有常也。二曰對義。子王子曰。一與九相對也。係五行於一。福極於九。天之所賦。有善惡厚薄。則人之所稟。有五福六極也。二與六相對也。係五事於二。三德於六。人身皆有當然之則。本然之性也。剛柔善惡之不同。則氣質之性也。四與八相對也。係五紀於四。庶證於八。五紀者天道之常經。庶證者天道之變化也。三與七相對也。係八政於三。稽疑於七。政有得有失。則稽有吉有凶也。箕子所陳五事

庶證相爲感應則二與八又相對取義也四六亦然箕子蓋舉一隅以見義也今三縱而一衡而取義亦燦然矣三曰次第夫洛書之數連比對待縱衡錯綜然而履一則本之所以始戴九則表之所以終中五則上下左右錯綜回環而樞紐斡運於中也是亦自然之序故聖人亦因而次第之係五行於一以見化生人物之始也五行化生萬物人得其秀最靈而五行之在人者爲五事故五事次之於二焉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物出矣而所以治之者其政有八故八政次之於三焉人事既繁庶政具舉因時作事則有天時之紀焉故五紀次之於四五行五事八政五紀天人之事備矣聖人成位乎其中立人極焉故皇極次之於五皇極者固所以順五行敬五事出八政贊五紀者以一人立極爲天下之標準其所以化民成俗因其氣習而治教之者則有三德焉故三德次之於六以一人而天下之標準攸繫至不輕也其中吉凶小則質之神明故稽疑次之於七大則驗之於天地而五氣四時之運其休其咎有不可掩者矣故庶證次之於八抑是理也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五福六極各以類應聖人又卽以勸懲斯世焉蓋體天治人之用盡矣故次之於九終焉箕子陳洪範獨以次言之蓋獨陳其辭不可以無敍也至於五事敬乂哲謀聖而驗諸庶證則於對義固舉一隅矣或曰河圖之位圓圓者天也洛書之位方方者地也自一而次數之勾連錯綜以至於九勾連錯綜者地道之所以固也洛書之數其用深廣聖人敍疇於此未始數數言也然後世或以推災異或以擬易占八陣太乙遁甲下至陰陽家者流以推八卦九宮八門黑白向背吉凶亦各得其末流之一節抑天地自然之數周乎萬物固有所不能外也

太康尸位黎民咸貳

履祥按自五帝以來聖賢相承至啓亦賢太康逸豫生民所未見也故疑而貳焉特祖宗德澤之厚而不知自反者亦可省矣○又曰三代所以盛以其聖王代作道化禮制有以漸磨人心維持風俗如是其久雖有太康不善繼之君然政亂於上俗清於下與後世不同故三代之亂猶日之有陰雲雨霾而不害其爲晝後世之治猶夜之有月星火燧而不救其爲夜此古今之分也

王隨先王滅寒氏能帥禹與夏道帝杼少康子

履祥按少康生長艱危備嘗險阻卒成再造之功信爲中興之王后杼遭家未競與先王共歷艱險方其用師計其年齡弱冠而已英毅之氣蓋可想見及其卽位又能帥禹而行卒爲夏家有德之宗夫以禹之明德懋功典則備具使得中主循而守之可以坐享安靖況以英氣之資帥循其道禹何遠之有

伊尹既復政將告歸乃陳戒於王成有一德

履祥按成有一德之篇以論學言之前儒謂自危微精一四語之後惟主善協一四語足以繼之然此四語者卽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二語耳而功夫加詳焉夫舜授禹精一執中之旨卽繼之后衆守邦四海困窮之語伊尹告太甲一德之旨卽終之匹夫匹婦不獲自盡之戒今之君子語理者或遺事論心者或外天下國家毋迺與聖人之言有間與噫其弊也久矣又以成書之體觀之自皐陶謨之外惟一德之書最爲明整首論天命之靡定以德之常不常爲存亡之分常卽一也以桀之亡證之不常其德者也以商之

興證之咸有一德者也。一興一亡既明。則又以一興二三所以致興亡於天者總之。遂勉太甲以一德之功夫焉。既勉君之一德。又求臣之一德。而以惟和惟一總之。協於克一。則一德所以擇天下之善。而時天下之中焉者。俾萬姓以下。則一德之效。以終常德保位之語。然一德無終始之間。亦不可有大小之間。故嗚呼以下。又推其餘意。警戒以終之。終始相生。枝葉相對。其爲書未有明整於此者。伊尹以元聖之臣。遇成湯之君。君相俱聖。其相與議論經綸之密。不一書焉。自伊訓太甲三篇。皆已精切明白矣。而終之一德之書如此。太甲所進於此亦可窺矣。此皆萬世之幸。後之君臣。宜熟讀而精思之。

西伯演易於羑里

履祥按。伏羲之畫卦也。蓋有圖而無書。有占而無文也。至文王而後有書有文爾。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又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此謂先天圖也。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中斷橫圖。左右回環。是謂圓圖。八疊橫圖。是謂方圖。法象自然之數。人力不可加毫末於此矣。其位。乾南、陽也。坤北、陰也。離東、大明生於東也。坎西、月生於西日入於西也。震東北、陰盛於北而一陽生也。巽西南、陽盛於南而一陰生也。西北多山陵。艮居之。東南多川澤。兌居之。此地理自然之形也。自震四一陽之復爲冬至。歷離三兌二之交爲卯。中則有一陽二陽三陽四陽五陽至六陽爲乾一之乾而姤生。自巽五一陰之姤爲夏至。歷坎六艮七之交爲酉。中則有一陰二陰三陰四陰五陰至六陰爲坤八之坤而復生。此天運循環之序也。方圖坤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自西北至東南。

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皆生卦之交也自西南至東北則否泰損咸恆益既濟未濟皆三陽三陰之交也圓者象天大而天地古今元會運世小而歲月日時皆不離乎是方者象地而凡天地人鬼事物消長氣數推移皆不出乎是矣伏羲之時未有文字此六十四卦者卽六十四大字也字書不過象形會意指事轉注而六十四卦備之是六十四字者天地人事時義物理之常變悉管乎是矣而又加縱橫差互對待相爲意義邵子所謂圖雖無文吾終日言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者是也至其占辭傳夏歷商又有連山歸藏之屬而世不傳學者多謂邵氏互體旣濟卦諸圖卽連山之遺法也後世納甲歸魂之法卽歸藏之遺法也然其辭不可復考或有吉凶而無教戒與文王蒙難羑里樂天憂世以己及物憂慮夫後世無以處於吉凶悔吝之途也於是乎演而爲易其演易也意若曰伏羲之圖蓋法象自然一定之體而未盡著其用伏羲之卦雖加互成文自然之旨而未措諸辭民用弗彰大道易隱於是移先天之體爲後天入用之位翻六十四卦變易之象而係吉凶利否之辭焉其位探河圖生成之位爲後天入用之位以先天方圖乾居西北西北亥位也室壁天門也亥者子之父子者亥之子乾居父位動爲天一以生水則坎子居北水生木則天三震居東木生火則地二之離居南火生土坤者土之體也則間火金之間而居西南土生金則地四兌金居西至於北又生水焉土本居中分王四方故河圖天五地十居中而隅空後天則太極虛中而隅實蓋土分王四方也土旣分王則乾坤艮巽皆土位也乾者土之牡爲父居西北坤者土之體也火金本相尅坤在其間則相生此坤之所以西南也艮山土之

積巽木土之官也。故居二隅焉。水雖生木。然木之生必合水土之氣。故艮輔坎水以生木。艮者木之根也。又其性止也。止而後能動。說卦所謂終萬物始萬物也。故艮居東北。震者木之生。巽者木之氣也。木不能以自生火。必有所入。而後木氣發而爲火焉。故巽居東南。土地之造。莫大於生成。木生物之氣也。金成物之氣也。震木也。巽亦木也。震居天三之木。發生萬物。巽木居東南以承之。則生意益全。而物生皆齊矣。兌金也。乾亦金也。兌居地四之金。肅成萬物。乾居西北以收之。則成物無遺。而物成反本矣。此後天自然之用也。天地運乎四時。胎育萬物之用。盡在其中矣。若夫乾坤父母。居不用之位。而六子代用事。則邵子固言之矣。然乾坤固天地也。易於乾坤譬諸言仁。有專言者焉。有偏言者焉。專言乾坤。則包六子而該六十四卦。偏言則八卦配八方。而乾坤六子。均爲入用之位耳。凡圖意所該。有言蓋淺至於卦則兩翻對。以見對待消長上下升降之變。其體則雜卦言之。而邵子三十六宮之名。所從出也。其序則本主於翻對。而序卦以次序言之。雖非精義。亦其一意也。而凡易圖加疊對並之義。亦發例於此矣。其辭則或取之二體。或取之二象。或取之二中。或取之主爻。或取之卦變。或取之成卦之義。丁寧告戒。以前民用。聖人之憂患後世。於是爲至。或曰卦體奇耦。奇七而偶八。象辭者。卦體七八之常也。象辭者。每爻九六之變也。文王之辭象而不象。則是揲蓍求卦者。將常得七八而不遇九六乎。或過九六而無其占。則文王之爲民立占者。蓋未備也。曰。是誠未備也。所以周公繼之。附以爻辭。以盡九六之變。而占辭始備爾。然方六十四卦始有象辭。筮者而遇九六。則亦兼占變卦之象而已。且以一卦爲例言之。乾之初變則爲姤。雖未有弗用之辭。而

姤之勿用可知也。乾之二變則爲同人。雖無在田之象。而同人於野之意可知也。乾之三變則爲履。雖未有乾乾惕厲之戒。而履之履虎尾不咥可卜也。至於四變而小畜。則不雨之辭。不待躍淵而可喻。五變而大有。則元亨之辭。不待飛龍而可想。六變而夬。則物極當決。又不待亢之爲言而可知矣。雖然。終未盡乎事物之變也。故周公因之。遂著九六之辭焉。凡言九六者。皆謂每爻之變也。然又安知文王時不已有象辭而周公特修補之耶。故河洛第九篇曰。周文增通八八之節。轉序三百八十四爻。而揚雄亦有文王附以六爻之說。參同契亦謂文王帝之宗結體演爻辭也。道之晦明。蓋關世運。伏羲先天。自孔子說卦以後。儒者無傳焉。而方外之士傳之。如魏伯陽、關子明。可槩見矣。至於文明之世。則希夷先生陳摶。始出以示人。三傳而至邵子。始大發明於當世。然易道至此。亦大備矣。邵子象數。程子義理。朱子兼之。而主筮占。邵子觀象推數。而知法象自然之妙。故曰。畫前元有易。程子玩辭求意。以爲理無形也。易假象以顯義云爾。故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朱子深究二家之說。上泝四聖之心。謂易爲卜筮而作。卦本象數而畫。理因卦爻而著。故曰。理定既實。事來尙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嗚呼易道。是以朱子贊之曰。邵傳羲畫。程演周經。象陳數列。言盡理得。彌亘萬年。永著常式。又曰。惟斯未啓。以俟後人。蓋語占也。今撮其大要著于篇。以俟學者共考焉。

魯侯弟潰弒其君幽公而自立是爲魏公（昭王壬寅十四年）

履祥按。弒君爭國之禍。實自此始。而昭王不能討失政甚矣。史稱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朱子亦謂周綱陵

夷自昭王始有以也夫

自衞巫監謗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後三年乃相與畔襲王王出奔於彘（周厲王己未三十七年）

履祥按周自夷王不振厲王初立諸侯畏之荊楚自去王號三十年間天下無他故其後好利用榮夷公又以監謗而殺言者雖芮良夫召穆公交有陳諫有大雅之刺以感王心而皆不聽卒以流亡身死於彘嗜好用舍之間可不謹諸賴諸大臣彌縫其間王室不墜卒立宣王相之燦然復興蓋其時周室可振也至幽王再禍而宗周爲墟訖不復振悲夫

周衰自宣王始

履祥按周自厲王亂政日久紀綱板蕩宣王初年有志撥亂董生謂其周道燦然復興然考之諸書似不克終者如廢魯適（音嫡按魯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朝王王愛戲立爲太子）不繇千畝喪師南國料民太原殺杜伯非其罪大略可見其後幽繼之不踰十年而君弑國亡卒以東遷夫撥亂世反之正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興廢補弊況宣王末政至於如此哉傳謂夷厲宣幽而貪天禍不爲無謂矣○又按宣王又以畿內地封鄭而地分力弱歷幽平桓三世交質交惡而射王中肩焉衰自此始

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許穆侯卒于師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履祥按惠王之世北有狄人之患南滅至於邢衞矣南有荊楚之難北伐至於鄭矣所謂南夷與北狄交

而中國不絕若綫也。桓公北卻狄而南帖荊。其有功於諸華。可謂大矣。然其卻狄也緩。而帖荊也僅。聶北之次。待邢人之奔。楚邱之城。在二年之後。此桓公之緩也。若夫楚之爲中國患。又有什伯於狄者。吞噬羣蠻。蓋不足道。僭王號者數世。盡漢陽之諸姬。伐蔡滅息。比年伐鄭。鄭、諸夏之襟喉也。舍齊桓固未有問罪焉者。然管仲之辭。文而不及大。桓公之言。私而不及德。菁茅微物。楚所易從。昭王舊事。楚所可脫也。而不敢及其僭王猾夏之罪。以爲討其僭猾。則楚未易卒服也。此管仲之小也。桓公知誇先君之好。而不及天下之體。知誇致戰之衆。而不及名義之大。所以楚人之辭猶未服也。僅得屈完之盟。始保不戰之勝。齊桓兵車之會。莫盛於召陵。而僅僅乃爾。曾西所謂功烈之卑。孟子所謂小補。以聖賢作用觀之。是眞可謂卑小矣。然以桓公管仲之資言之。亦可如是而已矣。

王使宰孔致胙于齊桓公下拜登受

履祥按、桓公聞管子之言而後下拜。則桓公初心。至是滿矣。此宰孔早已窺之。而料其終亂也。

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

履祥按、王子帶以戎伐周。天下之大罪也。桓公不能討。而平戎於王。豈以受子帶之奔。爲此姑息耶。桓公身不能容子糾。而爲王容叔帶。因將曲全襄王兄弟之愛。未免卒釀王室異日之禍云。

晉侯侵曹晉侯伐衞楚人救衞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履祥按、晉文公勤王以示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所謂五霸假之也。然圖霸猶有此。後世併弋兼之矣。晉文之霸。子犯先軫之謀居多。先軫報施救患取威定霸之說。已不如管仲三不可之言。惟子犯謂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其言爲精。而又曰德義利之本。則皆霸佐之心矣。夫有恩則有怨。救宋固報施也。至於分曹困衛。報怨亦已甚矣。稱舍于墓一譎。分曹畀宋一譎。私許復曹衛一譎。執宛春又一譎。退旆曳柴又一譎。晉文公譎而不正。於此一役亟見之。在軍則殺顚頡祁瞞。師入則殺舟之僑。此軍法所以伸。戰所以勝。國人所以畏。文公霸業於是乎備見矣。

又按、晉文霸功。不及齊桓之盛。而晉世主夏盟。齊桓霸止其身。蓋齊桓之家不治。而晉文之家事治也。

孔子如蔡

履祥按、孔子稱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夫子既去魯矣。以衛靈公之無道而居衛。以陳國之小、歲有吳師、而在陳。以蔡侯死於盜、國遷於吳、民分於楚、而如蔡。不幾乎居亂而入危歟。曰前日之言。君子守身之常法。今日之事。夫子行道之大權也。夫以聖人盛德。固無施不可。使夫二三君者。能用孔子。委國而聽之。則衛可正。陳可強。蔡可守也。而皆不能。惜哉。雖然。夫子既知其不能用矣。其時楚昭之賢。聞於天下。夫子固將如楚也。當在衛也。特以衛靈公致粟。有際可之禮。而再主蘧伯玉之家。當在陳也。又以司城貞子爲主。而陳侯亦有言議之適。故爲二國留行。至其如蔡。蓋爲如楚也。何以知之。有子曰。孔子去魯。司寇將之荊。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則知孔子去魯將之楚矣。聖人毋固毋必。故爲二國留行爾。然而適楚又卒爲

子西所阻。愚以爲此皆非聖人意也。

九鼎震威烈王二十有三年

履祥按、九鼎三代相傳天下之形制圖籍也。而震。是天下之大異也。司馬公通鑑。始於是年而不書。通鑑以人事爲要也。左氏終於趙韓魏之亡智伯。而通鑑始於魏趙韓之爲諸侯。又推其始以及於韓趙魏之滅智伯。又推其始以及智伯之立後舉數十年之事。悉下附於二十三年之內。年之不接於春秋者。避續經之嫌也。事之接於左氏者。敍紀事之實也。然則呂成公大事記之年。何以上接春秋。曰通鑑爲歷代史法之創始。於續經爲有嫌。大事記用史記年表之名例。於春秋爲不犯。二意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文廟祭議

景定之禮。以顏曾思孟爲四侑。萬世公論。於斯爲允。然前次議者。猶以顏路、曾晳、伯魚。並在下列爲未安。則如之何。則亦復古之制而已。古者廟寢之制。前爲堂。後爲室。宗廟之祭。先室事而後堂事。而庠序之禮。先獻酬而後燕禮。今二丁之祭。宜先用饗禮。牲幣旅陳。享先聖而南面於堂。以顏曾思孟侑。繼用燕禮。籩豆簠簋。奠先聖而東西於室。以顏路曾晳而下七十子。左右祫食。如昭穆之儀焉。斯爲得之。其餘從祀者。雖東西夾室可也。

爲師弔服加麻議

謹按、爲師服者弔服加麻。心喪三年。古也。古則不可以世俗之服爲服。布襯之服。俗服也。今之服緦功以

上者皆用之。生絹鈎領之衫。俗服也。今之服緦麻者亦用之。用今緦麻之服。是不得全其喪父無服之重也。疑衰。古士弔服也。其制今亡矣。白布深衣。古庶人之弔服也。其制今猶存。古之士。今之官也。今之士未仕者。古之庶人也。故宜用古庶人之服。以深衣爲弔服。昔者朱子之喪。門人用緦麻深衣而布緣矣。今之深衣。紵而非麻。如之何。曰。凡布皆麻也。古以三十升麻爲麻冕之布。以十五升麻爲深衣之布。故孔子以麻冕可從純。而深衣之麻今無之。自司馬公朱子皆云。用極細布爲之。則今深衣之布。以苧代麻久矣。其緣。則禮孤子純以素。是喪父既除服之服也。孔門喪夫子者。若喪父而無服。則以喪父除服之服爲若喪父無父服之服。是純以素可也。其冠。則庶人之弔素委貌。今失其制。以帛代之可也。帛則何以加絰。曰。士冠。其吉玄冠也。色玄。五梁。左掩右。其非吉則素冠也。色白。三梁。而右掩左。今用素冠加絰于內。而生絹單帛加于外可也。加絰于冠。古也。而外用帛則又俗。如之何。曰。用古之禮。而不駭今之俗。亦以代幅巾云爾。加麻之絰。總服之絰也。總服之絰。絰之小者也。今用緦麻而小可也。加麻之帶。總服之帶也。總服之帶。亦布之細者也。今用細苧可也。然則用深衣則何屨。曰。古有弔服而無弔屨。深衣方屨。古也。然古之方屨。非獨爲深衣也。凡屨皆方也。今之屨。凡屨皆員也。今之君子。其服深衣。屨從其俗者多矣。方屨可也。從俗屨亦可也。履祥謹議。

是時咸淳戊辰十有二月十有九日。子何子卒。魯齋先生曰。北山先生。當世之巨人也。四方之觀瞻係焉。今制門人之服而非古。則無以示四方矣。布襴今之總服。涼衫前輩之燕服。是皆不可。子其思之。且

問諸伯誠。時履祥匆匆奔赴。皆不暇帶書以往。于是就子何子之齋。假禮書焉。一時哀戚。不暇詳考。亦不敢久出何子之遺書。亟納之。而往伯誠子之家問焉。伯誠子相見慟哭。而其說則不以爲然。曰。北山之生。不爲詭俗之事。死而吾輩之服。殊詭于俗。非北山之意也。爲吾輩者。以學問躬行自勉。有以發明北山之學可矣。不必爲是服也。生絹白衫。加布帶而帛如常。庶可表此心。而亦不甚駭於俗。且今爲古服。魯齋服之可也。今朋友之中。有義利不明出處失節者。見吾輩之服亦服之。則反玷北山矣。某念無以復命于魯齋先生。故一時草此議以反命。無可考訂。亦不暇考也。既而汪功父以書來。謂魯齋先生定議。玄冠端武加帛。深衣布帶加葛絰。某謂玄冠不以弔。雖加絹武。而乃無首絰。不若素冠而加絰。布帶則不必絰可也。而魯齋先生約日成服。不受是說。既成服。某請問焉。曰。素委貌者。委貌之注。以爲委武也。則是素武也。士弔服疑衰。卽深衣也。疑衰者。擬于衰也。總麻之布十有四升。而深衣之布十五升。是十四升爲總麻。而深衣之布擬之也。深衣素純則爲長衣。麻純則爲麻衣。詩所謂麻衣如雪者也。二者皆非深衣也。故今不從其純。某蓋已有考。伯誠不俱來成服。是恥與吾人黨乎。履祥曰。伯誠非恥與先生爲黨。恥與履祥一輩朋友爲黨耳。且伯誠之說。存之以爲朋友之糾彈可也。

仁山先生金文安公文集卷之三

深衣小傳

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要縫半下短毋見膚長毋被土衽當旁續衽鉤邊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袪尺二寸制十有二幅齊如權衡負繩及踝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績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袷二寸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傳曰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準繩權衡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

外傳

深衣者先王燕暇深居之服也衣之朝者謂之朝服祭者謂之祭衣燕閒居之服則謂之深衣古者上衣下裳以爲服而連衣裳爲深衣完且便焉故有虞氏以爲燕衣三代用之周諸侯大夫士朝朝服而朝而

深衣以夕。庶人吉服之盛也。周衰禮廢。後世失之矣。深衣之服。製用布。古者深衣之布十有五升。則幅之縷凡千有二百。今無之。取其細者可也。度用指尺。稱人體也。有體有短長。而指尺如之。自然之數也。不以指尺。則度不應數。長短不稱於體。指尺之法。各以其人左手中指。直取之。上下節文之間。以其中之長爲寸之長。曲取之。屈其指兩節文之端。度其中爲寸。亦如之。積寸十以爲尺。衣全四幅。幅之廣凡尺有八寸。以布二幅中屈之。不裁其腋。其前幅領裾之邊餘二寸。不屬於裳。裳十有二幅。以布六幅交裂之。一殺而上。一殺而下。其端一廣一狹爲要。上屬于衣。而下廣爲齊。衣全幅一。則裳狹幅之三屬焉。狹之度六寸。積十有二。則七尺有二寸。廣之度尺有二寸。積十有二。亦丈四尺有四寸。此其大約也。然衣前有領。且前裾疊而後裾展。故裳之幅前廣于後。則領後狹於前。則不餘幅邊之直合以爲製。則其直應繩。以裂之長爲身之長。古者上衣率二尺二寸。裳如其人。約餘四尺。故短不見膚。長不被土。袂屬于衣。袼可以運肘。袂之本其徑二尺有二寸。今加之可也。微廣而圓殺。此爲袂之徑。尺有二寸。行舉手而應規。其長三尺有六寸。則反詘之及肘。裳之兩旁連屬縫之。前後之幅不殊也。謂之續衽。右邊交而左。左邊交而右。左右交鈎。謂之鈎邊。或曰。幅之邊交鈎縫之。則表裏如一也。謂之鈎邊。衣領之交。其袷如矩。以抱方也。帶下當髀。則窘步。上當脇。則不容袷。當腰圍之。結於前。重繚而下垂之。爲紳。紳者。言其屈而重之也。紳之長齊其裳。用組五采。約帶之結。餘則垂之。長齊其紳。紳垂三尺。則組之長六尺有三寸。三寸以幷紐約。而垂各三尺。與紳齊焉。凡帶。古者大夫四寸。士二寸。今皆博四寸。古者士以下皆禪。而今夾縫之。古者天子以素而朱裏。諸

侯大夫以素。士以練。居士以錦。弟子以縞。而今以白繒。其飾之也。古者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而今之色視純。或飾以緇。古之士帶也。古者天子諸侯紳帶之大夫裨垂。士下裨。今有爵者通飾之。古諸侯之帶也。無爵者飾其紳。古大夫之帶也。其長。古者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而今與裳齊。禮從宜而有可以義起者也。其純。具父母大父母以績。具父母以青。領表裏皆二寸。袪邊齊表裏皆一寸有半。今純以黑色之便也。具慶者如古純可也。君子曰。取義之多乎。其惟深衣乎。衣之全以象天也。裳之博也。以象地也。袷之矩也。以正義也。袂之規也。以容仁也。背之純。以中直也。下齊之權衡。以行平也。故深衣者。規矩準繩之服也。服其服必思蹈其理焉。是以君子清純以律天。博厚以律地。仁義以法規矩。直其政以法繩。平其行以法權衡。故詩曰。服之無斁。又曰。緇衣之宜兮。小雅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此之謂也。

從曾祖曰九府君小傳

府君諱景文、字唐佐、邑之望雲鄉桐山人也。少有大志。力學慕義。不求聞達。與配包氏、竭誠事上。甘旨親承。其大父患噎不療。公嚬篠實。效流俗人之見。裝佛像虔禱。而幸得瘳。母病。嘗侍床褥。毀瘠骨立。衣不解帶者數月。母哀則多方以致其樂。怒則率妻跪而受責。晝夜不敢入私室。必得其歡心而後已。父忽患疽。外茄內瓜。痛楚無奈。法宜刀圭鍼砭。公弗忍。日以口就吮其膿血。惟齋禱祈天。乞以身代父疾。愈而公罹恙。經旬亦瘥。人以爲天祐孝子。母葬廬其右。夜見天光下燭。射墓五色爛然。續廬父墳。茹潔誦梵。烏鼠繞

聽其傍無怖狀風雹環四隣獨不入其舍境鄉人遇旱曰旱毋苦金公禱必雨隨禱隨應時人謂之孝子雨郡守李椿以公事狀聞詔依例存恤淳熙六年會朝旨勸承義役公首割膏腴命子煒總成之然人信公者篤不踰月而事集郡守韓元吉更其鄉曰純孝里爲循義云爰作小傳以備他日輶軒之採

答葉敬之書

不相晤者倏二月餘室邇人遠懷思更切切也茲承手教下問曰堯以天下與舜于舜則終陟元后矣如丹朱之難爲情何予曰善哉問也蓋堯以天下爲心者故視天下皆吾子也何親疎耶樂以天下與舜蓺以安天下也曾何擇于舜與丹朱耶又何丹朱之難爲情而是顧耶故曰堯之心天之心也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蓋知堯之深者也曰至舜之禪禹或者其踐堯之迹乎不屑堯獨豪其舉于天下後世乎曰商均果勝禹耶則舜不免爲踐跡爲妬堯苟不如禹則舜之心卽堯之心也堯視天下之人皆吾子則舜視天下之人亦皆吾子也苟可以安天下者胥而遷之矣曾何擇于禹與商均耶孔子曰重華協于帝則堯與舜皆天矣曰然則先儒何以曰堯行天道以治人舜行人道以奉天予曰善言天道者以人事是故堯命羲和欽若昊天行天道也則敬授人時者非人道而何天與人一也舜敍百揆行人道也則烈風雷雨勿迷者非天道而何人與天一也曰堯舜之禪受則既聞命矣若湯之放桀亦爲天下除殘虐也而商人乃曰我后不惜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人心猶若有未歸者曰商人以穡事爲念一人之私心也湯以正夏爲急天下之公心也湯以天下之公心伐天下之同害猶不免有慚德於天下者遭天下之不

幸任天下之至疑而爲至難爲之事耳是心也惟仲虺知之獨眞故作誥以釋之首言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次言夏王有罪帝用不臧是天意舍夏眷湯湯可以仰無愧于天矣又言湯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攸徂之民相慶後至是人心去夏而歸湯湯可以俯無怍于人矣然湯之所以不寧如此者不忘戒懼之心也故雖撫有天下猶誕告于四方惟恐獲戾于上下凜凜然若隕于深淵由湯此言而觀之則人心之難得更有甚于天意者在湯且然而況去湯萬萬者乎曰湯之放桀有徵而不然之者特有夏之細民耳至于武王伐紂則伯夷叔齊乃古之賢人也亦嘗被紂之虐者不先商人迎之則義矣何至叩馬而諫及天下宗周恥不食其粟遂飢餓而死果不知紂之不道烈于水火耶抑知而不欲民避之耶予曰武王將天命易昏以明使四海之赤子脫陷穽而就枕席孔子于數百載之後稱之曰盡美者悲商末之民窮也夷齊生于其時目擊其流毒海內豈不知紂之當伐耶其心以爲臣之伐君道之甚逆者也君至紂固當伐臣至武王固可伐後有亂賊之臣借之以爲口實乃曰武王聖人也而伐紂當時無一人非之者則臣之伐君乃聖人所常行之事其于簒奪必多有之故於武王仗鉞之初夷齊叩馬陳諫所以明君臣之大分也至不從則又恥而去之必餓死不悔蓋志在殺身以弭後世之亂使後世之人皆曰武王伐商當也而夷齊猶非之況去武王萬萬者乎則所以如夷齊之非之者又當何如雖有簒奪之志必潛消而不敢竊發矣夷齊之本心也初非眞以武王爲非此商周交代之大閑正易所謂革之時義大矣哉者前輩論之固詳茲因敬之之問而更悉之冀敬之自得之復申其說于同志之士愚意仍欲起堯終東周按書典

謨訓誥之辭作爲一書。以補通鑑周威烈王以前一編之缺。志有在而筆猶有未下處。敬之素相愛者。故承問奉答。殊爲草草。兼以鄙志相聞。欲敬之爲我助也。

答趙知縣百里千乘說

孟子言公侯百里等制。與周禮諸公封疆方五百里等制不同。按井田之制。方里爲井。方十里爲成。方百里爲同。方千里爲圻。天子一圻。諸侯一同。則所謂封方百里者。特以田計耳。若合山林川澤附庸言之。則公侯之國。不止於百里也。如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而泰山在其封內。顓臾亦在邦域之中。若曰總方百里。則泰山之外。土田無幾。顓臾成國。而魯地益無幾也。故閟宮之詩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然則周之所謂方五百里者。蓋合山川附庸大約之限言也。而禮記所謂魯地方七百里者。則山川附庸之多。所以厚周公也。夫以井田之制。方方整整。而天下地勢高高下下。故山川林麓雖有餘地。而不可以畫井畝分溝澮者。則以爲園地菜地牧地散地耳。但取其地之平闊者井之。是以古者池田各以地名。如所謂濟西之田。汶陽之田。龜陰之田。戚田。許田。蓋可田之地。畫爲井洫。隨其廣狹。以爲多寡。故各以其地名其田。至於封國。則總其田計之。公侯則足一同之數。而伯子男以此降殺焉。此封國之大略也。古者井田。方里而井。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以方十里之百。乘方一里之百。是百里之田。計萬井也。八家同井。則方井者八萬家。包氏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每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八十家而出七十五人。每家一人。其餘五家。以防疾病死喪之數。蓋司徒之法。民之可用者。家率二三人。而凡

起徒役。則毋過家一人。其餘以爲羨卒。又每卓有餘子二十五人。乃所帶羨卒子弟臣妾之類。以備薪芻負纍之役者。夫八十家而出一乘。八萬家而出千乘。此百里之田。所以爲千乘之國也。或曰。古者一甸六十四井。凡五百一十二家。始出長轂一乘。魯作丘甲。使六十井一百二十八家出之。春秋譏其重賦。而今曰十井十家出一乘。不亦萬乎。曰不然。古人用民。不盡民力。如大國三軍。每軍萬二千五百人。三軍總三萬七千五百人。僅用夫家之半耳。而古人用軍。亦不盡軍力。故每調兵賦。則六十四井五百十二家。而起七十五人。併餘子二十五人耳。大約三分其軍而調其一。七分其夫家而起其一。十二分其民數。而役其一。所以惜民力。亦以備更役也。然則封建之法。孟子以田里言之。周禮合十田山川附庸言之也。車乘之制。所謂諸侯千乘者。以地力夫家言。所謂甸出一乘。以用兵征調言之也。秋夜因朋友異同之問。筆其大槩如此。至於制數之詳。則未暇考云。

自號次農說

宗周班祿之制。自天子而下。凡四等。國自諸侯而下。凡六等。其下維農。農田百畝。上農夫食九人。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亦凡五等。百畝均也。而若是差之。地有肥磽。力有強弱也。然古者以周尺六尺爲步。步百爲畝。今以官尺五尺爲步。二百四十步爲畝。古者周尺當今浙尺七寸四分。今之浙尺當今官尺一尺一寸三分。絕長補短。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三十三畝有奇也。以今三十三畝有奇之田。一夫耕之。其屋居與其租稅之入。古又出之公田。宜其力贍者食九人而無不足。弱者食五人而亦有

餘也。予生二千餘載之後。去周室遠矣。學先王之道。將以措諸國家。謂君心可正。公卿士大夫可齊。民風可一。夷狄可屏也。而非有庠以養之。非有卿大夫以興之。羣試有司。類非宗周之制。取聖人之經。副字儷語。謂之程文。少有振奮。則有司劾之。以爲非度。予以是數黜。家貧親老。亦甚病焉。知予者以爲有志未遇。責予者以爲未能忘祿仕也。嗟乎。有志未遇者。時也。而未能忘祿仕。亦勢也。使予得百畝之田而耕之。予亦豈能區區然較得失一夫之目哉。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彼顏子猶有簞食瓢飲。足以事育。安知千載之下。其貧又有甚於顏子者。予也上無可官之祿。下無可植之畝。進無代耕之人。退無歸耕之計也。食人之食則多愧。自食其力則無地。不然。予何求哉。予嘗欲於桐山之下。晏原之間。爲舍八楹。擬古二畝半之宅。求田三十三畝有奇。擬古百畝之田。注下灌高。擬古遂畎。予負笠而荷蓧。深畊而力耘。畜雞種蔬。上養下教。間歌七月之詩。公劉之雅。顧天子清源以厚下。公卿大夫忘私以爲公。使時和歲豐。穡事不擾。則予也固三代之農也。他何求哉。予力貧而體弱。不能爲上農夫之事。庶幾其次。次不能爲。庶幾其中。中不能爲。爲中次亦可矣。故命之曰次農。噫。三代之治不可見。百畝之田未易求。安得遂吾之求耶。復安得見吾之所不可見者耶。有宋景定甲子。次農金履祥吉父記。

亡兄桐陽仲子與瞻甫行狀

兄諱彌高。字與瞻。姓金氏。始出三衢之劉。十一世祖。徙于婺之蘭谿。擇桐山之下居焉。世有隱德。以詩禮相傳。五世祖諱明倖。紹興初。以耆行賜爵。族曾祖景文。以孝行聞於朝。遂旌其居之鄉爲純孝。曾祖諱大

錫早夭曾祖妣唐氏少寡喜讀書清苦守家課子孫尤嚴切詩書之緒遂以振祖諱世臣祖妣童氏父夢先是爲桐陽散翁母童氏兄蓋仲子也兄生于紹定戊子十有一月甲戌性淳慤仁厚數歲就學穎悟日進先生長者異之命之聯詩曰勳業歸卿手即拱手而對曰讀書養我心聞者驚歎以學識期之比長學不暫輟讀聖人之經常欲體之躬行之實凡一舉動輒引經爲據而後爲之非止爲口耳之資辭藻之計而已也兄止事親至孝承顏養志朝夕惟謹無一節少懈二親以是老佚宴歡每得于人遊于市苟一物之旨脆靳以饋親雖遠或飢渴不以自嘗及壯家貧子女之累日漸重兄不牽于私不以私財自有究其所行古所謂一出言不敢忘親一飲食不敢忘親者兄眞以之兄之事長最爲悌順雖遇嚴急亦能回其歡心有事勤焉雖勞不憚教諸弟自句讀至能文其勤不倦族姻之交寧過于厚而無不及者朋遊以實相與久而不狎平居終日未嘗見其慍厲之色人視之愿者也然義所當爲輒奮不顧俗鄉黨閭里聞其賢爭羅而致之子弟從之學者咸不嚴而化兄之學始務弘博淳祐辛亥遂縈微恙爾後一以理義之學自涵泳程朱子之書不釋于前加之誦數精熟編摩勤整討論簡密而文辭詳贍所到日且益深假令兄博交遠遊則其學行當表表人耳目顧積厚薄發無一毫務外爲人之意是眞古之學者矣寶祐丁巳之春感寒自利醫復誤之腹益急醫復灼之末更醫復下之遂不起矣嗚呼傷哉兄之病也語言雅正恐傷親之意惟以溘先朝露爲不孝以學道未成爲憂且勉諸弟以學而無一語及妻孥之私者至病革猶口誦周易、韓退之詩頃之誦曹太尉內宴應制之詩語訖而逝蓋是年四月三日也世衰俗薄忠信之資而

能學者少。學焉而務實行者、益尤少也。如兄兼之。而壽命不長。享年三十。死之日。聞之者無少長貴賤。莫不咨嗟涕洟者。傳曰。州閭鄉黨稱其孝。兄弟親戚稱其慈。執友稱其仁。交遊稱其信。斯言也。惟兄足以當之矣。兄娶唐氏。男一人、濟孫。女三人、皆幼。曰存者。後兄之歿二月始生。後五年景定辛酉。始克卜以十月己酉。葬于桐湖山之原。前期。散翁命二子曰。嗚呼。仲子之孝。與其學行之實。人皆信之。吾盧其無以傳于世。遂以湮淪。魯齋子王子。立言君子也。仲子將受業焉而歿。不果。惟爾履祥、及爾麟。皆供洒掃于門。其往請銘。庶斯子也。死且不朽。夫表微闡幽。爲善者勸。君子之責也。夫子必樂書焉。爾往請之。履祥謹敍其實以請。謹狀。

書浮屠可立薝蔔齋記後

薝蔔、夷花也。釋氏書有取焉。予少也魯。不能讀釋氏書。以爲縱其有同。吾道自足。況其不同。大儒君子且辭而闢之。比之淫聲美色。不敢觀也。薝蔔之說。予蓋憎焉。佛者翠竹黃花之語。先生夫子亦亟稱之。因物喻理。彼亦各有得也。雪庵可立上人。以薝蔔名齋。自爲之說。予舊友何君師文。爲跋其後。暇日何公權弟。舉以示予。讀之爽然。且請予書其左。可立上人、我之自出。逃儒歸釋。使我親黨間俊遊爲少。予蓋屢嘆之。故不辭而爲之書。景定甲子良月望日書。

魯齋先生文集目後題

右魯齋先生王文憲公文集。今所編次其第錄如上。初、公之大父煥章公。與朱張呂三先生爲友。父仙都

公早從麗澤。又以通家子登滄洲之門。公天資超卓。未及接聞淵源之論而早孤。年長以壯。謂科舉之學。不足爲也。而更爲文章。偶儷之文。又以偶儷之文不足爲也。而從學于古文詩律之學。工力所到。隨手輒精。今存于長嘯醉語者。蓋存而未盡去也。公適不謂然。因閱家書而得師友淵源之緒敍。聞從撝堂先生劉公、船山先生楊公、克齋先生陳公。考問朱門傳授之端。而于楊公得聞北山何子恭父之名。于是尋訪盤溪之上。盡棄所學而學焉。黜浮就實。攻堅研深。間因述所考編。求以訂証。謂之就正編。迨至端平甲午。學成德進。粹然一出于正。自是以來。一年一集。以自考其所進之淺深。所論之精粗。自甲午至癸卯。凡五卷。謂之甲午稿。其後類述倣此。甲辰稿二十五卷。甲寅稿二十五卷。甲子稿二十五卷。其雜著成編者。論語衍義七卷。涵古圖書一卷。研幾圖一卷。詩辨二卷。書疑九卷。涵古易說一卷。大象衍義一卷。太極衍義一卷。其餘編另集。不在此類也。其程課交際。出處事爲。著述前後。則見于日記。履祥又嘗集公與北山先生來往問答之詞。爲私淑編。咸淳甲戌七月九日。公歿。書藏于家。後又分藏他所。丙子以後。散失幾亡。履祥切念自淳祐乙酉得侍函丈。自是以來。無日不陪書册几杖之右。凡有詩歌。聞得次和。及有論著。首得披覩。故于諸書。具得本末。一時多事。不料散逸。比年以來。收訪裒錄。未之得全。迨己丑庚寅之間。天相斯文。募得諸稿之全。其他著述。雖間逸亡。而未盡喪也。于是與同門之士。相與紬繹諸稿。各以類聚。其他雜著。卷帙少者。用朱子大全集例。亦各附入。就正編、大象衍義、北山亦俱有答語。與履祥所集私淑編。當依延平師友問答之例。別爲一書。但大象乃公所拈出。謂爲夫子一經。故其衍義亦自入集。講義雖嘗刊于

天台。而未盡聞其再講者。今皆入集。古者有圖有書。自易大傳以後。書存而圖亡。公嘗因先天圖之出。與太極圖之作。謂圖學中興。故公建圖亦多。今亦立門編入云。

題潘默成君子三戒文磨鏡帖後

孟子有言。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吾於默成潘公之風。亦重有感於斯焉。蓋公之志節。剛毅不可犯。其著於言語文墨者。眞若斷金漱石。以履祥之昏老頑鈍。每一讀輒一奮勵。猶有平日不自揣量之心。況方來有志之士。且百於我者。其感慨激烈。當何如也。世多言託於金石者可以不朽。公之三戒文。磨鏡帖。刊於東陽道院。於永嘉。於八桂。於義陵。蓋非一處。亦非止一二帖。而東陽道院者。已毀漫不復存。其他碑厄。蓋可知矣。而公之夙志。久而益振。賴有國史文集、與朱子序文。千載不磨。則有非碑之所能盡者。公之來孫、於東陽叔哀集諸家墨碑。磬襍成集。以視當世名流。見者心肅髮上指。使君子之澤。再新於五世之後。則其遺風之興起。可期於百世之餘也。嗚呼肆哉。

書鄭北山帖後 代魯齋先生

故資政北山鄭公。其言議在文集。其行事之偉在史傳。鄉里耆俊。獨多能誦其遺文。而吾氏於公家。復有世睦。以故所聞爲尤多。今又得見公之遺帙於其元孫某。皆與其義敬之書也。人之稱公者。大抵多其勳業。而某獨謂公之勳業。百未一試。今讀公之帖。見其辭氣間無一毫自慊者。而尤信也。何者。天下大勢。惟關中可以舉山東。次則蜀漢可以入關中也。自關中而舉山東。周秦漢唐咸以之。自蜀漢入關中。漢王之

收巴蜀。定三秦。正用此也。方寇之歸我關河也。朝廷以公招撫京陜。由潼關入關。謂入有勸其守要害據形便者。謂寇覬旦復取矣。時公爲其屬聞之擊節。亟請於朝。重爲保關陜之計。此恢復之第一籌也。公言不用。而其事卒驗。及公之使西川也。時權奸又決計事讐。割地辱國。而公獨爭險隘。肅號令。營關外之田。以計軍實。使一旦得使而爲之。出關陜也。如探囊耳。此恢復之第二籌也。權奸忌之。罷公於蜀。尋以罪去。失此二籌。遺憾大矣。而顧區區以保蜀爲功。至前時入關保陜之計。又無能道之者。獨子朱子嘗致嘆之。今讀公帖。亦復有田渭濱省水蓮之事。因有感焉。而書其後如此。北望中州。如隔宇宙。而巖巖坤維。亦爲墟矣。後之君子。必有嘆公之功不遂。而悲予之所以書者。於戲。咸淳丁卯二月初吉書。

和蘇仝華歸去來辭以送之

歸去來兮。先生何庸歸。豈陋邦之難仕。緊當路之無知。抑直道之難行。伊民命之蕭斯。既歸輿之方浩。寧挽留之非凝。薄宦情於秋光。審去就於先時。覽盈虛其如彼。嘆奔走以奚爲。歸去來兮。車班班而將駕。旆悠悠以先馳。轅欲東而或挽。輸將發而或支。謂單父之爲政。寧有民之忍欺。障貪賤之橫決。非夫子其爲誰。彼椎肌之未息。此鼓琴之已希。胡爲乎忘百里之命。翔千仞之輝。嗟夫君之去此。是吾民之數奇。將焦熬之益熱。見百里之罄垂。吏婷婷以賚怨。民盼盼而觀頤。歸去來兮。先生毋庸歸。聖賢無必不爲之意。而天下未嘗無不可爲之幾。觀廉直之得民如此。則公道之未泯奚疑。胡不舒南溟之雲翼。活東海之波魚。移松菊之清歡。爲黔黎之愉怡。其毋以蘭芝爲糧。毋以椰瓢爲扈。毋以猿鶴爲伍。而與斯人爲辭。不然五

柳先生幾於閉關。毋遺王河汾之笑嗤。

越州箴上浙帥王敬岩

維元祀。天子以王公守越帥。浙東庶士金履祥、效楊雄州箴。作越州箴以獻。詞曰。

源源浙流。東南之紀。自浙而東。首衢角尾。至於海邦。莫不來求。越惟郡會。方伯元侯。帝命侯相。作鎭于越。帥東諸侯。銅符虎節。巍巍會稽。神禹所藏。世祚綿綿。以表東方。皇皇吳京。此惟畿輔。右挾左翼。以寬東顧。維越之民。今瘠不肥。維爾元侯。撫其瘡痍。維越之支。兵慮不備。維爾方伯。師干之試。翼翼元侯。其子我民。毋若秦人。匪慼匪欣。屹屹方伯。東方是保。治斯裘揭。亂亦瀾倒。勿敏爲明。勿異爲奇。庶士小子。敢告誦詩。

篆銘經籍

聖有謨訓。允啓爾性。敢拜手服膺。對揚丕顯休命。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篆老母扇

弈弈桐陽。穆穆北堂。清風其長。既壽且昌。

銘扇

維九祀、夏四月。帝命臣篪。賜爾清風。以播於爾躬。以毋慍於爾叟。敢拜手奉揚。其尙施於庶民。亦惟帝之功。

周平之印銘

后稷受民。古公岐陽。至於文武。是與周邦。八百歷年。源深流長。以國爲姓。作賓後王。子孫千億。永世其昌。

書行父弟所得銅爵臺視銘

於乎曹魏。漢之泥猋。曾是遺甓。猶爲世所貴。匪貴爾物。蓋有感於廢興存亡之意。

紀顏自贊

景定辛酉之春。桐陽叔子。肖其容而爲之贊。贊之爲言佐也。佐爾弗及。非以自誦也。詞曰。幼爾冥行。長爾及吏。驟爾壯齡。樂爾純清。爾矯而輕。以重而敦。爾警而慵。以敏而勤。爾謹而獨。以養而存。爾戒而弱。以毅以弘。肅爾威儀。維敬之門。視爾踐修。維德之成。小子識之。毋忝爾所生。

潘默成先生文集序贊

默成之文。斬釘截鐵。朱子序之。河傾川決。沙隨名筆。詆論工拙。伏讀仰瞻。如火烈烈。字字言言。玉璜金玦。寶祐而降。公卿跋章。文斂鋒鋩。附中掩剛。風俗議論。駸駸刓方。匪公之節。實邦之光。嗟公文孫。毋寧珍藏。方來日長。必或發揚。

廣箕子操

炎方之將。大地之洋。波湯湯兮。翠華重省方。獨立回天天無光。此志未就。死矣死南荒。不作田橫。橫來者王。不學幼安。歸死其鄉。欲作孔明。無地空翺翔。惟餘箕子仁賢之意留滄茫。窮壤無窮此恨長。千世萬世。聞者徒悲傷。

宋季爲相者。曾聘先生館中。先生以奇策干之。不果用而去。先生感激舊知。後爲賦。吳正傳謂其辭旨悲慨。音節高古。眞奇作也。